



復仇火焰

巴夫連科

巴夫連科 著

復仇火燄

879.57
325.0-9=3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二年。莫斯科



365014

Printed in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在十月間一個濕漉漉的陰夜裏，有一個行路人走到葉美里科夫地方一個護林人的屋前叩門。他敲了很久，主人仍沒有開門，因為這樣的深夜已不是會客的時候了。但是敲門的聲音很着實，狗叫得並不厲害，護林人赤着腳走到門前，順便摸着獵槍問道：

——是誰呀？

——爸爸，開門。是我，巴維爾，——敲門的人這樣回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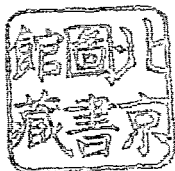
——你是從那裏來的？——主人沒有急忙開門，小心地又問了一遍。

——從窩裏按原道飛來的，——敲門的人大概說了一句暗語。——爸爸，開門吧。我全身都濕透了。

護林人抽開了門門。

——鬼東西，不要整夜游蕩了吧。只會嚇人，——他讓他的兒子進來，帶着不滿意的聲氣

亡國之人猶如失鳴之黃鶯。（巴武科夫）
英雄不怕死。
（游擊隊的諺語）



說道。

深夜的涼氣侵入到漆黑的屋中，一陣冷風從地板上吹起來，吹得窗簾飄動，窗外樹枝吱吱的響着，異常清晰，好似茅屋底牆壁搖動着的響聲一般。

——爲什麼這樣黑，你掩着了窗戶麼？——他的兒子進到屋裏摸索着走到桌旁。

——爸爸，點起燈來吧，我有事情。

——等到天亮不行麼？

——請你點燈吧。每一點鐘都是寶貴的。

——把你們打垮了麼？

——好像是這樣。噫，我冷得很。有燒酒沒有？爸爸，你一點也沒有聽見我們的情形麼？沒有人到你這裏來過麼？

——有四個戰士經過我這裏透往前線上去了，我把他們領到小路上，並指給他們應當往那個方向走。再沒有別的人來過。

——往前線去了！我們也跟他们去才好哩。——巴維爾脫下皮靴，抖了一抖包腳布，大大喘了一口氣。

護林人點着一盞小煤油燈，也沒有回答他的兒子，就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似的說道：

——你喝茶不喝？要喝，我就叫娜達里起來燒茶。

——讓她睡吧。我們兩個要對面談談。

巴維爾脫下了帶帽頭的麻布雨衣和棉襪，他原是一個身體不高，乾瘦的少年，約有二十三歲左右，臉上長出稀疏的鬚鬚，顯然是不得已而留下的。

護林人却是肩膀寬大，身體魁偉，一切衣服他穿着都顯得窄小。他沉默地看着他的兒子。

——爸爸，他們把我們打垮了，——巴維爾坐在桌子旁邊，終於說出來了。——科洛斯特列夫陣亡了。

——科洛斯特列夫？——護林人把眉頭一皺，帶着疑惑的神情追問道。

——錫梯尼科夫和波里沙科夫也打死了。蘇和夫死裏逃生氣息奄奄地從德國人手中逃出來了。

——這一個逃了出來却是多餘的。那些犧牲了的、確是令人傷心。你也參加了麼，你親眼看見了麼？

——巴維爾點一點頭。

——我們都參加了。我們一共四十個人，至多剩下了十五個。都是單獨逃出來的，到早晨，大概可以會齊的。

——現在誰是指揮官呢？

——還要什麼指揮官？逃跑是用不着指揮官的：算是蘇和夫擔任了：

蘇和夫現在竟當了指揮官麼？——護林人很不喜悅而驚奇地問道。——你看，事情竟會弄到這步田地。蘇和夫竟然當了指揮官。是了：——你們把科洛斯特列夫底屍首埋在什麼地方了？

——那裏還能埋葬呢？他落到德國人手中了。

——那末，你們就是把他活着丟給敵人了麼？

——據說，他已經死了，我却沒有親眼看見，——巴維爾答道。

——護林人更是愁容滿面了。

——我們應當離開這裏，——他的兒子說道。——應當過到戰線那邊去，在這裏是沒有辦法的。

——究竟是誰告訴你們說要走開呢？——護林人把燈移轉了一下，好更清楚地看着他的兒子問道。——有命令麼？

——現在德國人一定會把我們殺盡。波且沙科夫受了拷打，錫梯尼科夫受了拷打。蘇和夫都親眼看見了，他也被捉了去要受拷打，但是他逃脫了，這小伙子真僥倖啊。

——你想着，他們叛賣了麼？

——什麼事情都會有的。

——護林人把桌子一拍喝道：

裏去。

——蠢才，快住口。誰會叛賣呢，科洛斯特列夫會叛賣麼？你究竟是說誰呢？

——我說，什麼事情都會有的，——巴維爾沒有看他父親的眼色而執拗地答道。

——就是他不叛賣，別人也許會叛賣，如果落到了德國人手中，就不容你不說。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德軍定會到來的。爸爸，你不要生氣，你聽我說。德國人把兩千芬匪運到斯達拉雅盧撒城來了：他們都是生成的樹林中的獵人。他們是一定會給我們苦吃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有這樣的決定麼，還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呢？

——蘇和夫是指揮官，他作了這樣的決定。只剩下了十五個人是不能打仗的。所以我就先跑回來告訴你說一聲。我們也需要準備一些東西。我們把你埋藏在兩個窖裏的東西起出來，預備些口糧，就離開這個親愛的森林吧！

——這不是也邀我去麼？——護林人帶着冷笑問道。

——當然是這樣啊。你不能留在這裏。這是實在的。

——你們所想的不是好事情，——護林人說道。——蘇和夫竟作出這樣的決議，當他來到時候，我要把他的耳朵扭下來。

——你沒有這種權利。他既是指揮官，就應當服從他。

——他是什麼烏指揮官！誰派他這個混蛋當長官呢？像這樣的長官，就應當捉着腿拋到河

——我決不主張這樣辦？——他的兒子答道，同時抬起頭來靜聽。只聽見爐子上沙沙地響。——娜達里，是你在那裏麼？

——是我。

——你下來，也有事情要向你說。

只聽得帳簾後邊有些響聲，從裏邊走出來了一個大姑娘，她依靠爐子站着，身材高高的，長得十分勻稱，活像她的父親。她的面容很莊嚴，不像一般姑娘那樣嬌媚，但是在她莊嚴容貌上自然地表現出一種天真純潔和熱烈興奮的神情，因此她那莊嚴的氣概就變成了端莊可親的姿態。她哥哥不由地觀賞了她幾眼。

——你怎麼不到桌子前面來呢？我又不是未婚夫，你還害羞麼，——他說道。

——我沒有梳裝，你說吧，你有什麼事情，——她緊緊地佩着圍巾，毫不客氣地答道

——我在這裏也能聽見。

——妹妹，我要說的話很簡短，像電報一樣。蘇和夫託我同你商議到底。他說，讓娜達里不要再擺架子了，讓她嫁給我，我會使她過快樂幸福的生活。

——你說的是蘇和夫麼？——護林人帶着鄙視的神氣問道。

——是的，就是蘇和夫。這有什麼奇怪呢？他若是有些勝利品，又有錢財。過到戰線那邊去還會得到獎賞的。他若是請准了休假，會把娜達里帶到莫斯科去遊玩遊玩，她到那裏可以整

天看電影，喝檸檬汽水，見見大世面，——巴維爾說着不禁笑了，覺得自己說了一句聰明的笑話。

——娜達里，你覺得怎樣？——父親問道，——你想喝蘇和夫底檸檬汽水麼？你看，連我們的巴維爾都羨慕得紅了眼睛。

娜達里更緊地用圍巾遮蓋着臉很久沒有作聲。她的父親和哥哥也默然等待她的回答。

——我什麼地方也不要去，我用不着走，——她停了半晌說道。

——當上一次蘇和夫來糾纏我的時候，我已經對你們說明白了，我已有了愛人，我倆那樣的愛情是在情歌中也找不到的，我等待這種愛情幸福，如枯草等待甘雨一般；但是一切都完了，現在我的生活沒有一點意思了，我什麼地方也不去，我決不離開這裏。我若是走了，他又到什麼地方去找我呢，那他就找不到我了。

——你說究竟是誰要找你呢？——巴維爾帶着譏笑聲氣打斷了她的話。——難道你是千金小姐麼！——他又用這樣的譏笑聲氣對他父親說道：

——她想念的還是那個春天在這裏遊逛的跳舞家。關於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他們的整個部隊全被德國人剝成肉泥了，——不僅是人，就是馬鞍子也沒有留下一個囫圇的。

——什麼事情都說不定的，——娜達里鄭重地說道。——也許接到文書，說某人已經陣亡了，朋友們也來信通知這樣的消息，並且發給了撫卹金，而忽然間，他却叩門進來了：爸爸，

我不願意，我還要等着阿列克謝依，——她氣憤憤地打開帳篷進去了。

——不要當傻子，你就嫁給蘇和夫吧！——巴維爾又開始說起來，但是他父親打斷他的話說道：

——夠了！睡覺吧！——用力把燈吹熄了。

巴維爾躺在桌旁的橙子上，用他父親的舊皮襖連頭蓋着睡了。

——若是聽見有人學着貓頭鷹連叫三聲，那你就可開門。暗號是「唐波夫」，——他說道。

他父親沒有回答，也鑽到自己被窩裏邊躺下了。

他兒子所說的新聞使他憤懣傷心已極。區黨部書記，科洛斯特列夫所領導的游擊隊，是在依里明湖和瓦爾戴中間的區域裏最好的隊伍之一。

這個地方，森林稠密，湖澤縱橫，是古來的沿湖邊區，曾是諾夫哥羅得江湖俠客們安身之地，這正好是游擊隊活動的天地。科洛斯特列夫，乃是依里明湖的老戶，從小就是漁人，如同狼一樣地熟悉森林中的奧妙，如同水鴨子一樣會辨別湖澤中迷亂的水路。他是一個森林中的漁人，罕見的文武雙全的俄羅斯人。他是天生成的游擊隊的人物。當德寇還在威得比斯克的時候，他就在森林中埋藏下了足夠半年吃的食糧，夠二百人用的槍枝，就把集體農莊的四十頭牛和十幾匹馬趕到森林中去了。當天氣尚暖，還在落雨的時候，他的游擊隊員就把滑雪板和雪車

運到森林中去了，在裁縫舖中就給他們縫好了作掩蔽用的白色外衣。他把所有這些東西分藏在十個地方，究竟在什麼地方藏着什麼東西，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有錫梯尼科夫，波里沙科夫知道這種秘密的事宜，葉美里科夫地方的護林人也知道一部分。

在德寇佔領了斯達拉雅盧撤城以後，科洛斯特列夫委派了錫梯尼科夫去領導游擊隊，他自己留在城中未走。

科洛斯特列夫在城中組織了自己的秘密作工人員，他在城中同德寇鬥爭了兩個多星期，曾把他們炸死或燒死在房子裏面，或在黑暗的街巷中把他們殺死，或當他們睡覺時把他們捏死在被窩裏。

當他從城裏到森林中去的時候，在城中安排下了忠實可靠的人帶着軍事無線電機。

科洛斯特列夫在森林中時常得到城中傳來的消息，報告在某時在某條馬路上將有隊伍經過，在某地方有大砲，在某地方有坦克車。而他就選擇最重要的地方，防守不嚴的據點，乘其不備實行襲擊。德寇爲捉拿他，起初曾懸賞五千馬克，以後又增加到一萬馬克，而在最近以來又懸賞兩萬五千蘇維埃的錢，三頭乳牛和五麻袋小麥。

但是他們無論用強力，無論用鬼計，都不能捉到科洛斯特列夫。而現在他竟然犧牲了。

他兒子關於打仗不順利的敘述，尤其是他對於蘇和夫那種令人莫解的糾纏關係，以及他要過到戰線那邊去的明顯願望，這一切都使護林人衷心不悅，他覺得這一切都是不好的事情。

他閉着氣，側耳細聽，巴維爾是不是睡着了。

「睡着了，這個下流東西！」，他憤恨地想道。科洛斯特列夫犧牲了，波里沙科夫陣亡了，錫梯尼科夫也沒有轉回來，還有多少優秀的戰士全與他們一齊犧牲了——想來令人心寒！「鬼東西，犧牲了這樣多的人，他竟毫不痛心，睡得打鼾了」。

悲傷籠罩了他的全身，如中了風濕病一般，痛入骨髓，悲痛得要叫出聲來。

「俄羅斯，我們的俄羅斯」，他毫無聯繫地重複說着，他爲祖國，爲它的患難，爲德寇橫加於它的一切可怕的殘暴而痛心。他也如同任何一個平常人一樣，不熟悉祖國的歷史，他不能正確地說出一個皇帝或是某一歷史人物究竟是在何時代建立了何種功勳，他對許多歷史事件的年代次序都弄不清楚，他能把彼得大帝的功勳加到顧杜卓夫身上，然而他總是愛護並明瞭俄羅斯的過去的。他知道，俄羅斯是偉大富強的，他記得它的偉大光榮事業，信仰它的人物；他知道，在太古時代，自從建國的初期起，每遇患難都有英雄豪傑奮起救國，使之轉危爲安。俄羅斯每在患難年份中，向來都產生出許多英雄。他從幼小的時候，就知道他的「同姓」，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國王底驚天動地的生平事業。從幼小的時候在其腦海中就印下了顧杜卓夫元帥在菲里軍事會議上矍矍欲睡的姿態，那一位頭上聳起一束蒼白頭髮的削瘦的蘇渥洛夫元帥，那一位面龐肥胖滿臉長鬚的斯科別列夫將軍，那一位爆炸火藥庫的兵士沃錫波夫和在日本人手中當過俘虜的兵士梁波夫等人底形像。

在他看來，無論是蘇渥洛夫也好，無論是海員科什卡也好，全是他親愛的先輩。他們都建立了他所愛護的俄羅斯，——他，涅夫斯基，自己也曾毫不倦意地建立着俄羅斯。

此刻偉大俄羅斯的一切都一一演映於他那無法成眠的眼前。

忽然想到了彼得大帝所說過的某一響亮的語句，忽然又聯想到了蘇渥洛夫，不由地心中跳動起來了。忽然又憑空想到了黑莓的香味，這種新鮮細嫩的香味，是很稀罕的，尤其是以黑莓沾着牛奶吃的時候，這種香味最美，這種細嫩的香味竟像是親生的嬰兒身上的氣味，可是現在他也許不會再看見這個嬰兒了。

忽然諾夫哥羅得城底風景又在他的眼前閃過了，忽然檣漿啞啞的划水聲又在耳裏響着，——天呀！——有多少動心的俄羅斯故鄉生活底影像一齊都湧入腦海中來了！

他迴想到，在五年前，在這裏，曾開設了一個兒童肺病療養所的情形，他曾跑到那裏去觀看，究竟什麼是療養所，他在療養所底籬牆旁邊竟坐了一整天，看着兒童們玩耍，觀賞他們的玩具並聽着那些穿着雪白褂子的女子底歌唱，當時他會是如何留戀這個在偏僻的森林中驟然出現的新穎愉快幽美的生活，捨不得站起來走開去。

他迴想到，在鄰近的森林後面曾設立了蘇維埃農莊的情形，他迴想到，那些從鄉村到城市中去的青年，得到了獎章和知識回來的情形。

他迴想到，一位身材不高豐滿強健的少女來到他這裏「醫治樹木」的情形。她原是一位平

常的無經驗的少女，好像小孩子一樣，分辨不出紅莓苔子和紅莓的區別，但是她却知道樹木的病症並會醫治這些病症。在晚上她常常敘說太陽，小甲虫和各種虫子。他好像小孩子一般甜蜜地聽着她的敘說，只聽得朦朧欲睡，而帶着歡喜溫柔的神情微聲說道：「好女兒，醫治吧，好好地醫治吧」，他於是喜歡了她，她那種新生活的神情竟籠罩了他。噯，想起來真不知有多少優美的，快樂的生活呀。

現在這種生活都被德寇底鉄蹄踐踏了，在德寇踐踏下，他覺得以前的一切全消滅了，無論

是太陽，無論是池中的游魚，無論是地莓子底香味，全沒有了：

「噯，我們的俄羅斯呀，你是何等的「不幸呵」，——他微聲嘆息着，輾轉反側，無力克服這些亂雜的心情，直使他悲傷得打了一個冷戰，他翻身起來也沒有穿好衣服就走到院裏去了。此時夜已將終。

大風吹着林梢，肅肅地悲鳴。一陣陣深秋底氣息吹到林中隙地上來。被雨淋得濕漉漉的麥草塚，木柴，道路，糞堆，洒在地上的樺皮油，秋風鼓盪冷冽含愁的湖水，濕潤圓壟中的茴香，發出種種的氣息瀰漫於空中。

——不能，這樣的情形是不會有的，——他不覺說出了聲音。

——俄羅斯具有它自己的蘊藏力，這種蘊藏力如火焰一樣，不把它熄滅就不能制服的。而火焰的熾烈一直燎燃到太平洋岸上！不能，這種烈火是無法熄滅的。

他想到這裏，悲傷的心情馬上又輕快了一些。只聽得，從遠方傳來了貓頭鷹底叫聲。

「這些鬧事鬼真可恨！信號原是很嚴重的而他們却如吹笛一般在森林中到處吹叫起來，在十里外也能聽見」——他爲此又怨恨起蘇和夫來，他站在門口等待着游擊隊到來。

*

*

*

在爐子上邊很熱，娜達里沒有蓋被子，她穿着一件花布衫子躺着，覺得彷彿熱天在河邊上一樣，當時，一羣女子走出村莊去游玩，彷彿無意中遇見從野營中來的一些軍人，她們於是故意地唱起歌來使人注意她們。

娜達里就是在去年夏天在河邊遇見他的。當時他走着——她想着，用手壓緊心窩，覺得這種情形歷歷如在目前，——他那兩條細長而有彈力的腿輕快地走着，就像不能停止一般向前走。

他那中等的身材，削瘦的姿態，初見時並不令人注目，但是他一說起話來，就馬上會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使人喜愛。他是生在格魯吉亞的俄羅斯人，說話帶着當地的口音，很自然適宜。他很愛笑，能笑得心花怒放，幾乎合不住嘴。他並不漂亮，但是娜達里却很看中了他，而他也從一切少女中看中了娜達里，他兩個眉來眼去，情由心生，於是他就想一步跑到她的跟前認識認識，但是又止住了，遂笑嘻嘻地帶着輕浮風流的姿態從少女們的面前走過去了。那一天

是何等的美妙啊，真正是俄羅斯的天氣，在蔚藍的天空中浮着層層的白雲，從森林後面的遠方隱隱地聽見雷鳴，田野上的香風徐徐吹來。早晨就去採草菓的兒童們在森林中大聲呼喊着，引起了一陣鳴鳴的應聲。

夏日的陽光照着，輕柔的野草幽香瀰漫於溫熱的空氣中。一切都油然而自得，真是良辰美景，再好不過的時候了。當時他倆相識的情形如何？當時他倆馬上就瞭解到，他們有恩愛的姻緣而不能稍失時光去享受如此坦白流露出來的愛情幸福的情形如何？

現在娜達里對於這一切經過竟想不起來了。她只能說出一點，就是，那一天是她一生的最幸福的一天。在這一天以前和以後她完全沒有經受過這樣的高尙愉快生活，而當時她在河邊看見了他，就決心把自己的終身一切全獻給他。

那一天是如何的悠長。到傍晚的時候，疲乏的娜達里會到河裏去游泳。夕陽西下的赤光把河水映得粉紅，她的玉體肌膚映着水光也顯出微紅，彷彿是在熱水澡塘中洗澡以後那樣紅嫩。「我的幸福來了，——當時娜達里會想道，——不管怎樣，總是我的終身幸福了，現在我只願爲他而生，同他過活了。只願不遇歧路，永不別離！」。

她嫻嫻地走出水來，雙手攀着頭，佇立許久，仰而望着天空中疏星初現，閃閃微明。

當時她的女友阿牛達也在大家面前帶着羨慕的口吻大聲說道：

——我看見你就眼紅，你是何等幸福啊。

人生的遭遇是何等的奇妙啊！還沒有享到幸福，才稍微感覺到一點幸福，而娜達里就馬上改變了常態。

——「噯，想來想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她又想繼續回憶，又想撇開這些回憶，因為這些回憶，並沒有結果，並沒有成功，沒有阿克謝依。

「要找到阿克謝依，要找到他」，——她自言自語地說着。

她真的覺得，如果能找到他，那先前所感覺到的幸福馬上就會重新實現，先前的一切情形就會仍然恢復原狀。

她在悠悠的夢鄉中長嘆一聲，愁眉一皺不由的醒來了。聽見在窗外貓頭鷹叫了三聲。接着又是一陣喧嚷，馬跑乏的噴鼻聲和罵聲。

「噯，這又是蘇和夫！」——這個念頭在她腦海中閃了一下，娜達里好像怕被他看見而要躲藏似的，又急忙地睡去了。

*

*

*

巴維爾倉猝給他父親所敘說的戰役，是兩天前在皮紫緬克村附近的兩岔路口上發生的。德寇在該村中安好防衛警戒，紮營過夜。到晚上科洛斯特列夫底隊伍包圍了村莊並派波里沙科夫

偕同蘇和夫和巴維爾隱藏着爬到住房跟前，去把房子燃着兩三所，以便引起敵人驚惶。

經過了一點半鐘有幾所住房起火。

只聽一陣喧嚷和槍聲，德寇都忙亂地跑到了街上，立刻波里沙科夫的手就受了傷，少頃碑上也受了傷。蘇和夫和巴維爾把他拖到草塚前面，他們三個人全隱藏在草塚裏了。在街上發生了戰鬥。子彈在空中飛鳴，落到了草塚上。最後草塚發了火。那時候他們把波里沙科夫又拖到菜園中的一個歪歪的破澡堂跟前。從澡堂裏面忽然走出一個人來，看見了他們並向他們叫道：

——你是蘇和夫麼？

蘇和夫丟了波里沙科夫，伏到了地上。

——是我，你是什麼人？

——我是坡查洛夫、低米特里。你辛苦呀！——一個穿着俄國衣服的人手中拖着德國的自動槍，低低地彎着腰走到了他們跟前。

——蘇和夫，我老早就想和你見面：

蘇和夫，說了一句什麼，好像咳嗽了一聲。

——科洛斯特列夫也在這裏麼？——坡查洛夫問道。

——他也在這裏，——蘇和夫答道。——你現在做什麼，跟着德國人麼？

——好像是。小伙子你先在這裏躺一會兒，——坡查洛夫對巴維爾說道，——我要同蘇

和夫單獨談一談。

——坡查洛夫你不要打死我，——當時蘇和夫曾哀求道。——我懇求你，不要打死我。

——你說的那裏話！——坡查洛夫說道。——你還記得麼，我會親自請求過加入你們的隊伍，科羅斯特列夫却因為我的履歷表沒有收我，他說，我是富農，等等一大套。你還記得麼？

——我記得，——蘇和夫站起來說道，他兩個走向旁邊去了，而巴維爾也丟下波里沙科夫，爬到白菜地裏去了。

大約經過十分鐘，巴維爾聽見蘇和夫底聲音。聽見蘇和夫在叫他。他害怕而沒有敢答應。

——不要找他了，他已經逃跑了，讓他去吧——坡查洛夫說道。——這更好了。他什麼也不會知道了。就這樣說定了？是不是？

——坡查洛夫，這件事情很嚴重，——蘇和夫回答道，我怎樣能夠允許你呢？若是成了，更好，若是不成，你也不要見怪。

——一定能成。每件事情都要顧到自己的利益。我老實對你說——無論是你游擊隊中，無論是我在德國人那裏，這都幹不到好處。

——這也是對的。那末，我們將來看吧！現在要快逃跑。不然你的德國人就會結果我們的性命，——蘇和夫說道。

——這是誰受了傷？——坡查洛夫問道。這不是波里沙科夫麼？

——是我，——波里沙科夫帶着威嚇的聲音慢慢地答道。——你們這些混蛋東西：我聽見了，你們約下了什麼勾當。他用手槍射擊了五六槍。

波查洛夫伏到地下，用自動槍回擊了一排子彈。有一個人，大概是蘇和夫，從巴維爾面前跑過去了。

在這個時候，巴維爾也四肢伏地向前爬着走去，然後又站起身來向着水溝飛跑，他跳過了水溝；從村莊後邊繞過去，跑到自己隊伍中去了。

此時蘇和夫已到了這裏。當他向科洛斯特列夫作報告的時候，巴維爾來到了，他一看見就大吃了一驚。

——巴維爾，你還活着哩？：我的寶貝！：我很歡喜：你沒有被打死。

科洛斯特列夫在村莊盡頭一所住房底牆旁邊的凳上坐着默然望着他們兩個。然後說道：

——你們把波里沙科夫丟在什麼地方去了？

——科洛斯特列夫同志，那時候自動槍掃射着，怎能不丟下呢！

——我問你們把他丟在什麼地方了？

——誰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天黑，一點也看不見。是在那個菜園裏吧。巴維爾你不記得麼？

科洛斯特列夫向街裏一望，看見，已經打到街中心去了。德寇丟掉了輜重車，徒步退到道

路那邊去了。

——告訴錫梯尼科夫說，我找波里沙科夫去了，——科洛斯特列夫對自己的交通員克里沙說。——於是他站起來，整理好自己的子彈帶又對蘇和夫說，你領我去。

有兩個時時跟隨科洛斯特列夫的游擊隊員也就默然背上自動槍跟他去了。巴維爾留下了。克里沙向他罵道：

——現在我們要審判你們，混蛋東西。你們怎樣把波里沙科夫丟了呢？你們誤了科洛斯特列夫底大事情。狗東西！

——我們不是要丟他。我們是抵擋不住了。

——你兩手握空拳，當然是抵擋不住的，——克里沙說道。——巴維爾忽然抓着自己胸襟想起來，他把步槍丟在白菜地裏了。

——你不要多嘴，這不是你的事，——他對克里沙說道。你走開，往指給你的地方去吧。

——我還是在這裏等着科洛斯特列夫好了，——克里沙說道。——側翼空虛，依靠你不是行的。你往錫梯尼科夫那裏去吧，去把你聽見的話告訴他。

巴維爾馬上歡喜了——有了救星！他站起來跑到錫梯尼科夫那裏，告訴了上邊所說過的一段話，並補充道：

——側翼空虛，我替科洛斯特列夫擔心。

錫梯尼科夫沉默地看了一看一般的情況，搖了一搖頭說道：

——是那些鬼東西，把受傷的波里沙科夫丟在那裏了呢？現在又要去救科洛斯特列夫，千萬不要弄出差錯才好。

傾刻之間全部戰況完全變壞了。他們不得已從街裏退出來而轉到菜園裏去。

已經完全退出村莊的德寇又回到村裏來，並藉住房作掩蔽，照着菜園裏大開其火，只打得周圍通亮，游擊隊員們在稠密的火箭，熾烈的火焰和子彈的紅光所融成一片火光之下伏着。巴維爾記得的只是這可怕情景底零碎斷片。他記得，他有時恐怕，有時勇敢的心神，或是他傻頭傻腦地受到錫梯尼科夫底命令會跑到某一個地方去過，或是送了子彈，或是救出了受傷的並給他們綁過傷，或是靠着牆發抖，嚇得如狗一樣地叫喚。

當夜快斷黑的時候，只看見，德寇在村裏焚燒什麼東西。有一個當過紅軍兵士的烏克蘭人斯科洛和得琴科，曾爬到前邊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要把波里沙科夫放到火裏去燒死哩！——他轉來後叫道。——先是打了他，用刺刀挖了他的傷口，要他說出我們的根據地來，可是他完全沒有作聲。現在又把他綁到草棚裏，要架火把他燒死。

——我不讓他們把波里沙科夫燒死！——科洛斯特列夫說道。——不，決不讓他們這樣幹。

科洛斯特列夫向草棚的火焰方向直衝去了。游擊隊員們也都不顧一切地隨着他跑向前去。他們直向德寇撲去，用槍托亂打，用刺刀刺殺，用手抓着他們的腿把他們摔倒地下。機關槍也不能開放了。實行肉搏，打成一團糟。自家人互相叫着：

——錫梯尼科夫？

——我在這裏。

——科洛濱尼克？

——我在這裏。

——錫莫，這是你？

——是我，尼古拉沙。

二十個德寇都倒在草棚旁邊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地上了。已經快到波里沙科夫的跟前了，德寇忽然閃開，退到一旁用迫擊砲向我們猛擊。科洛斯特列夫一揚手倒下去了。

這是巴維爾最後記得很清楚的一段情景：然後他站在燒了一半的波里沙科夫底屍身旁邊哭着發抖，被燒焦的人肉氣味只薰得他發嘔。

蘇和夫跑來了。

——巴維爾，我們趕快跑吧。科洛斯特列夫被打死了。你看見了麼？

——那裏？

——什麼，那裏！已經打死了！

——往那裏跑？

——往森林裏跑，各自分頭跑。後天，到你父親那裏會齊。

於是他們一閃一躲地避着子彈逃跑了，但是他們總不能分散，到晚上隊伍底殘部在走向護林人那裏去的道路上又會集了一次，在那裏選了蘇和夫爲臨時指揮官。

貓頭鷹叫了三聲。

一枝馬隊出了樹林來到了隙地上。

——你看，睡得這樣死，也沒有放哨的，——蘇和夫裝着關心的樣子說道，——我不是派巴維爾趕先跑來了麼？

——蘇和夫，你想要什麼，還要奏樂歡迎你麼？——護林人說道。騎馬的人們已迅速來到了他的跟前。

——涅夫斯基同志！你好！——蘇和夫跳下馬來，伸一伸麻木的腿，把馬拴到籬牆上。——

怎樣，你準備好了麼？

——準備到那裏去呢？

——巴維爾一點也沒有告訴你說麼？

——是的，他說了一些糊塗話。說是你們似乎準備着要逃跑。可是不信。

——逃跑？這個狗東西！——蘇和夫笑着說。——這叫做改換根據地。你聽說了我們的不幸

麼？不幸，真正不幸！到現在，我一想起科洛斯特列夫同志還不能忍住眼淚。離了他就像沒有父母的孤兒一般。大家都完了。

——錫梯尼科夫怎樣呢！——護林人好像什麼也不知道的樣子問道。

——錫梯尼科夫也陣亡了。我真不知道，巴維爾，幹什麼咧，……我叫他把詳細情形告訴

你：

——還剩下了多少人？

——還有十多個人。涅夫斯基同志，等到喝茶的時候，我們再詳細談吧

——弟兄們，你們發瘋了麼？——護林人鎮靜地看着游擊隊員們的臉問道。——你們的馬

是從那裏來的？誰給你們的？

——馬匹是在一個村子裏借來的，到早晨就要給人家送去。我們到屋裏去談談吧

——你站住，我還站着呢，你住那裏走，——護林人說道。——爲什麼要給你茶喝呢？你

是什麼人，不是游擊隊員麼？

——是的，我忘記告訴你了，昨天弟兄們選了我當指揮官。——蘇和夫把一隻手放在護林

人的肩上，而護林人却不耐煩地把他手推下去了——我想，我們用不着爭吵！既然決定了，

就不能變更的。

——你們打仗，打得真漂亮！像你們這樣打仗，就應當槍斃你們，不要忙，也許還會要槍

斃你們的。

——涅夫斯基同志，這並不是我們的錯過，——一個游擊隊員說道。——至於要退走，這是因為有了不幸的事情我們才決定的。沒有指揮官，就不能成事。但是又到那裏去找指揮官呢？

——你不要多嘴吧。整個隊伍都要去找指揮官麼？人們全不要良心！只要給上司作個報告書，派一個人送去，上司就會派指揮官來：

——涅夫斯基同志，你聽我說，——蘇和夫開口說了幾次，但是護林人却完全不理他。
——涅夫斯基同志，你聽我說：我們一共剩下了十個人，還算什麼隊伍呢？

你住嘴吧！若有腦袋，一個人也能打仗。爲什麼只有十個人呢？在第七段路上，我們有四個受了輕傷的人，我聽說，在沃爾契夫村中，在集體農莊莊員家裏還藏着十二個戰士；他們落伍了，失掉了自己的部隊，想要到我們這裏來。在契紹夫還有人，在查多諾夫克，在雅木卡也有人。我們一號召，他們就會從各處來投奔我們的。以前在各村莊裏都知道我們不收人，現在要派人到各村莊去通知，現在我們要收人了。

——現在科洛斯特列夫同志已經陣亡了，恐怕人們不很願意來吧，——蘇和夫說道

——胡說，他們一定願意來。爲他復仇，他們一定會來的。

——這也是對的，——蘇和夫爲支吾固執的護林人而這樣說道，——自然，爲報仇，他們

是會來的。

——連吃食也沒有，還報什麼仇，——有一個游擊隊員愁悵地取笑道，在黑暗裏很難看清楚他的面貌。引起了一陣笑聲。

——這也不錯！——護林人好像沒有明白這種嘲笑一樣而接着他說道。——現在，在各村莊裏人們都受苦受難餓得生病，叫苦連天，現在只是我們還有糧食。不管什麼人到來，凡是與我們聯合的，我們都會給他飯吃：你這個壞東西，我雖然不認識你，我也要扭你的耳朵，你還有開工夫拿着神聖的事業來開玩笑。傻小子，你的祖國呢？——護林人喘一喘氣，用手擦着臉上的汗。

蘇印夫乘着這靜默的一刻忙說道。

——我想，這個提議也不壞，——我們不用把大家全派到前線上去，只派一個人去就夠了，若是派我去，有三天我就可以轉回來。弟兄們，你們覺得這個辦法怎樣？

——好吧，那你就去吧，要去探聽一下消息：不用大家都去，但是一定要派人去……衆人齊聲說道。

——我到那裏去打聽消息，把事變的詳細情形打聽清楚，我就轉回來。涅夫斯基同志，現在情形實在有些混亂。德國人造了謠言，說是莫斯科失守了，波爾什維克已向窩爾加河退却了，全部軍隊都被打垮了。

——你也相信麼？

——我雖然不相信，可是要打聽確實才好。也許，有些道理，但是誰能知道呢。或者，我們會弄到孤立無援，單獨作鬥爭的地步，也說不一定：你認為怎樣，不反對大家的意見麼？

——那你就走吧——護林人說道。——你去要在四天內把一切情形都打聽清楚，並且要帶一個指揮官回來。

——得哪！——蘇和夫回答道。

——弟兄們，你們先休息半天，然後再到各村莊裏去招人，——護林人涅夫斯基對游擊隊員們說道。——把熱心的人都招到我們這裏來。男人，女人，小孩子，迷路的戰士：都要！若遇見德寇手中逃出來的，藏在軍人家屬裏的俘虜，也把他招來。而主要的，是要招收那些受委屈的人們。看見自己親人流過血的人，是不會像你們這樣打仗的。這樣的人像錐子一般的手，像鐵錘一般的拳頭是不饒人的。

游擊隊員們都哄然大笑了。

——現在，你是不是給我們吃喝呢？——菲道爾琴科夫說道，他是普斯可夫的皮鞋匠，矮子，兩條腿彎彎的。——老頭子，完全把我們說服了。吃完飯，我想同你對面談談。

——你們進屋裏去煖和煖和吧，——護林人說道。

蘇和夫也跟着大家向屋裏走，但是被主人擋住了。

——已經指給你路程了，你快走吧！

——我想去叫薩巴維爾。這個鬼東西，真討厭：

護林人拉着蘇和夫的肩膀把他推轉去，說道：

——不要耽誤時間，快走。不要糊裡糊塗的拉別人的馬。快走，快走。到晚上你會趕到那裏。——他走進門洞裏，從裏面把門扣上了。然後又從門孔裏向外面看了一眼。

蘇和夫從馬鞍子上掛的麻袋裏掏出來了三個雞蛋，和一塊麵包，放到懷中，大聲擰擰鼻涕，直向樹林中走去了。

護林人走進屋裏來了。

——我們喝了茶，也要改變改變根據地，——他說道。——恐怕敵人再來追趕你們。

*

*

*

也正是在護林人的房子中發生口角的這一天，在甲城中區教育局局長兼市黨部常務委員、科羅特也夫底家裏，召集了秘密工作人員和街坊隊底代表們舉行會議。主席是市黨部書記美得尼科夫。討論的問題是最近兩星期內游擊隊活動的總結。科羅特也夫開始了報告。

——同志們，在最近十四天內，城市游擊隊運動經受了很多困難。恐怖，危險，飢餓和告密，因此它的數量是減少了，但是質量却增長而鞏固了，最重要的是給我們大家集下了新的經驗。

我們現在來回想一下，我們在九月間活動的情形。炸毀了一個軍用品的倉庫，破壞交通的事情發生過十五次，焚燒了城防司令部，並零碎地消滅了十個德寇。我們作的就是這些！我們的損失怎樣呢？一百個居民被槍殺了，我們還犧牲了足有二十五個隊員。

以後德寇更加小心了，變本加厲地實行恐怖，因而居民底積極性消沈了，我們現在將有與，城市和民衆隔離的危險。

九月間策略底錯誤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九月間策略底錯誤如下：

第一個錯誤，是我們的活動會脫離了羣衆而陷於孤立。

第二個錯誤，是我們曾採取了專門幹各種大的聲張的事情的方針，而忽視了小的事情。

第三個錯誤，是我們的活動太籠統了，如同一般游擊隊一樣，把許多人集成大隊伍去作戰，而忘記了，在城市裏作鬥爭，是需要單個人活動的，在城市裏的戰場，這不只是在街衢和廣場上，而主要的乃是在單個的房子裏。

我們估計到了這種情形，我們就火速改變了方針，那末，在十月頭兩個星期內，我們又有什麼可稱讚的成績呢？

有十七座住房會無緣無故地起了火。有四十個給德寇預備的住房內的火爐曾被破壞了。有三百多個已被德寇住着的房子底窗子都被打壞了。在城防司令部底牲畜圈裏所有的乳牛和小牛

都染上了馬口病。火車站近旁的電線桿被推倒的事情曾發生五、六次。火車出軌的事情有一次。在馬路上載重汽車碰頭的事情曾有過三次。所有這些辦法的結果，就使德寇無恥橫行的兇氣降低了，他們在夜間都不敢一個人單身出來，他們的兵士都想離開我們的城市。

在第三隊裏有一個女活動份子，她的號碼是十九。她有一次曾給那些在她家裏住的德寇燒澡堂洗澡，她在火柴還沒有燒完的時候就蓋上了煙筒蓋子，結果，一個德寇被薰死了，五個用車送到病房裏去了。在第十一隊裏還有一個女活動份子，她被強迫在德寇防軍漿洗房裏工作，曾燒燬了二百套襯衣，她作得十分巧妙，竟沒有露出一點馬脚。在不久以前有一個燒水的老太婆。她會把沒有燒開的水拿給德寇喝，使他們一連喝了兩個星期，只喝得都瀉肚子，病倒了；代表們都低聲失笑了。

——這實在是可笑。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有益處的事情。

我們還有一個小伙子曾被德寇抓去，派到汽車房裏拉水。他從早到晚都在拉水，大家都驚奇他的勤苦耐勞精神，但是以後他們的汽車一輛一輛地全壞了，他們也莫明其妙。他究竟作了什麼呢？

原來，他們在夜間從汽車頭水鍋裏往外放水，而他却一面作工，一面偷偷地把水管閉上。到了早晨，一看，十輛，十五輛汽車底水鍋全結冰了，汽車全壞了。

我們的成績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把小小的平常人能夠吸收到鬥爭中來，這就是成績之所

在！

在淪陷的城市中同寇賊作鬥爭本來是新的事情。需要在事情的過程中去學習。要在鬥爭本身過程中去找到新的武器和新的方法。

我們都說我們是游擊隊員。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在我國的戰爭，並不是什麼小戰爭。在我國的戰爭乃是新的，空前未有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偉大軍隊底活動是與人民的發動互為聯繫的。我們是德寇前進和後退時所經過的網羅。當我們的軍隊還在退却的時候，我們搗毀德寇的後方，刺激德寇的神經，而當我們的軍隊開始壓擠德寇時，那就不能來講搗毀的事情了。那時我們就應當向他們猛撲，攻打，焚燒，撲滅，阻礙他們的退却和出路。

我們是德寇所經過的網羅。網羅越密越好。

從這裏就得出以下的策略：我們所作的五十件小事情，就比一件大事更為重要。我們不是要去進行撕殺，而是要進行日常的鬥爭，以便使德寇到處都發生恐慌，使他們不敢吃飯也不敢喝水，怕過夜間又怕過白天，害怕月亮和太陽，害怕大聲高叫和低聲私語。

在最後一個星期內，我們用寫標語的方法也獲得了很多成績。你們沒有看見在許多牆壁上有用炭寫的德文標語麼？我們曾寫道：

「我們知道所有強盜和殺人兇手底名字，他們無論藏到什麼地方，我們都會把他們拉出來！」

還有兇手的名單：『劊子手維克涅爾上尉。強盜劊子手李哈得少尉』。

我們聽說，這些標語曾給德寇以非常苦惱的印象。但是標語之成爲我們的武器還另有一種意思。

必須同民衆多作解釋工作。要鼓起他們的勇氣，使他們活動起來，使他們相信必定獲得勝利。並且要在民衆面前把一切賣國奸賊全揭破出來。

從明天起在各牆上將要寫出：

『已宣佈爲法律所不保護的叛徒底名單。每人都有權殺死賣國奸賊，德寇走狗依克納射夫，蘇爾金，瓦錫克維奇和托洛亨娜』。

我們還要繼續組織什麼工作呢？就是要組織地雷戰爭。不言而喻的，爲此就必須要有地雷。由此就得出偵探員底任務——要去探知在城裏是否有地雷，在什麼地方有，怎樣可以得到這些地雷。

第二，要找到城中所有的化學家並與他們建立聯繫。自然，首先要對他們加以審查。如果我們還記得在沙皇時代的祕密工作，那我想，我們自己也可以製造一些地雷。

這就是我們在你們面前所提出的最重要和急迫的任務。

至於說到我們司令部本身，我們要採取各種辦法，來把我們的活動與森林中的游擊隊，尤其是與我們的區黨部書記科洛斯特列夫聯合起來。我想，他會供給我們地雷並且一般地說來，

也許可以準備裏應外合來加攻德寇，一方面從外邊，從樹林中來進攻城市，而另一方面，在城裏邊實行內應。

「咳嗽，這樣就好極了！」——主席不自禁地說道。——「這樣一下子就會剷除一百多個！」
 然，一個一個地零幹，實在不成樣子。

科羅特也夫報告完了以後，各代表開始繼續發言了。

——在我們區內，有德寇的戰地郵局，——一個代表說道。——「我們已經把他們的郵包弄亂了好幾次，把應當寄往後方的信件，發到前線上去，而把應當寄往前線的信件，發到後方去。把他們的事情弄得一團糊塗，使他們費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夫，還沒整理清楚，而來往的信件竟堆積了四噸多，把院子都堆滿了。」

——「要把它燒掉，燒掉好了！」——有人叫道。

——「我們正是想這樣辦。大概明天我們就會把它燒掉的。」

第二個代表說道：

——「我們那裏有一個小學生認識一點德文，他找到了五、六個寫着『此地埋有地雷』德文字樣的牌子。」

你們還記得不記得，當他們佔領了本城的時候，他們曾把這樣的牌子繞城插了一圈？

他把這些牌子拿來插到出城的路口。真的，竟弄成了一個大笑話——在這個地方會停下了

五十多輛汽車，汽車夫們招手把工兵叫了來，工兵們看了地圖，就像傻瓜一般沿着路旁亂爬，爬了大半天，才知道，這是受了欺騙。

——你們這個小學生真是好漢。請你代表司令部回去把這話說給他。還有那一位要說話？各代表都簡略說了話，開始一個一個地走散了。

在房內留下了科羅特也夫和美得尼科夫。

——你什麼時候走呢？——美得尼科夫問道。

——我馬上就走。

科羅特也夫從爐子中掏出了一個包裹，從包裹拿出了一件骯髒的德國軍人的外套，一套襯衣，一雙皮靴。

——科羅特也夫同志，我很替你擔心，但是，沒有法子，必須要去一趟。

——我裝扮一個捷克人，可以裝得很像，——科羅特也夫說道。——我就說，我是從俄國俘虜中逃跑出來的。就完了。我老實對你說，我並不怕德寇，我只怕找不到我們的游擊隊。已經三天沒有得到科洛斯特列夫的消息了。向來沒有過這種情形。

——沒有什麼了不起！若是有什麼意外，我們一定是會聽到的。若是科洛斯特列夫上了他們的圈套，那他們就會馬上把這個消息滿城傳播起來。

科羅特也夫裝扮成了一個德國兵士。

——請你試一試，看你學得像不像，——美得尼科夫請求道，——但是科羅特也夫却向他擺了一擺手。

——你不要看，我迷信，我怕邪眼觀看，一看就不靈了。你來，我同你接個吻吧，誰知道，不能再會面呢。

已上歲數而微胖的他，小小的脚步走到了美得尼科夫跟前，熱烈地吻了他幾次。

——要注意脚步！不要忘了脚步！——美得尼科夫吻着他的時候說道。

——是的，很對。謝謝你看出來了。

科羅特也夫穿着一雙後跟破了的皮靴，鬆懈的大步，嗒嗒嗒的走着，好像想征服病後的疲勞一般，也沒有回顧一直走出門了，他已完全不像剛才與美得尼科夫接吻時的科羅特也夫了。

：依里明湖一帶的森林是何等陰森可怕啊！

即令是生長在這些森林中的人，也不知道這個洪荒中的一切秘密奧妙和彎曲情形。

在這些幾百年來聳立的森林中，有什麼秘密奧妙，在其中久已沒有人跡的荒徑上出過什麼事情，在其中無數的荒塚裏埋着誰的屍體，——這是誰也不知道的，誰也沒有聽說過的。甚至在古老的歌曲中也沒有洩露過這些森林底秘密。

不能放火把它焚燒掉，因為到處都有水；不能用斧頭把它砍掉，因為沒有這樣的力量。

這個蒼茫無涯的古林從西里葛爾湖一直蔓延到依里明，它有很多如山洞一般的出口，足以

使人迷失，它如急流的海洋一般，足以使人沈沒，它陰森森地聳然屹立着，怒號搏鬥，好一個古老的森林啊。

在這個森林中到處都是戰場。它對於外來人更是殘酷無比。在其中被害者掙扎的叫聲不能遠聞。槍彈不能射擊到一百米遠以外，因為樹木稠密的枝幹會把它擋住了熄滅了。

坦克車不能通過其中的水澤窪地，良駒駿馬都會陷沒於其中：

好一個可怕的森林堡壘啊！

在我們現在進行的這個非常的戰爭中，森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並且將經常起着這種作用。森林乃是人民的堡壘。沒有任何的技術能以摧毀俄國森林的堅強抵抗的。

在其神秘深幽處，對於德寇，除了死亡之外，沒有任何好處。不知道森林的人，遇着它是極端困難的。在這個碧茫茫的大海裏有它自己的颶風，暗礁，淺灘和深潭。怕它的，死亡！認識它的，得救！

荒涼無人，死氣沈沈的森林。什麼也打不破它那沈悶陰森的寂靜。要聽見斧斲的聲音，馬上就會令人驚奇可怕。

科羅特也夫在第二天的途中遇見了一個老人背着背袋，當這個老人一看見這位穿着德國軍衣的人時，馬上就從小路鑽到樹叢中去了。科羅特也夫追上了他。

——老伯，你往那裏去？

老人嚇得全身發抖，跪到地下叩頭。

——德國老爺，請你不要殺我。我買麵包轉來。到處沒有一點東西，鋪子都是空的。

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或是不願意相信，在他前面站的是一個俄國人。

他的眼睛向旁邊望着，他的話是模糊的，當科羅特也夫一放開他，他馬上就鑽進小路旁的樹叢中不見了。

森林中傳來了一陣烟氣。原來是村莊被焚燒了。堆在廢墟附近的集雪全被餘燼染成了黑色。一羣烏鴉在黑色的雪中啄食死人的爛肉。

有一條羊腸小路不知道通到何處？前邊的村莊被燒毀了，小路也被截斷了。

在一株大松樹下放着一架縫衣機。這是誰家的機器？這是誰的精疲力竭的手把它拋棄在這裏的呢？……在樹林中一座小橋底欄杆上攔着一個濕透的泥娃娃。這又是誰的凍僵了的小手把它丟在這裏，把這個玩具留給偶然的行路人呢？

在一間看路小房的牆上貼着公債出彩的佈告。現在這一切只有在俄羅斯底地方才有意義。而爲要使它光復還需要多少時日呢？爲要使它光復還需要多少戰鬥呢？

在被燒毀的農莊旁邊有一條餓瘦而骯髒的狗向着這個行路人驚奇亂吠不已。

以後科羅特也夫又遇見了兩個女子。她們是往瓦爾戴去的。他們不知道，我們的人是否在那裏。

——有人說，德國鬼子佔了莫斯科？——一個女子問道。

——我們就是走到窩爾加河，那也不要緊。——另一個女子答道。我現在狠起來了，恨不得像老虎一樣要咬人。

……科羅特也夫平安來到了第一個村莊，他探知了，今天德寇沒有到附近的地方來過，他就走向蘇聯中央職工蘇維埃所設立的兒童療養所，去找一個教員寶爾齊科夫，請這個人把他領到游擊隊的根據地去。

*

*

*

討伐隊底司令部駐紮在那個花園深處兒童療養所底一座樓房中，這個花園還是在葉卡特林娜女皇時代所栽植的。

在被車輪輾壞的花壇上，金綉球花已經凋落了，被霜打壞了的錦葵還慘淡地立着。

在樹間骯髒的小路上，呆呆地立着木板製成的仙鶴和木馬，體操的器械和小小的木房子，在這些房子中擺着一些小小的木器。還有一堆沙子，在沙堆上還留有小孩子們玩耍時用小鏟子鏟過的痕跡。在療養所的一座樓房附近豎立着很多長桿子，在桿子上懸掛着養八鵝的小窩。在每個桿子上都掛着養八鵝的小孩子底名牌，——這些名牌被烈風颯得搖來搖去撞着桿子亂響。

在第一層樓上，以前曾做過食堂，牆是用淺亮的顏色油漆過的，在牆上掛着一大幅不精緻

的油畫，上面畫着幾個面頰紅嫩的小孩子正在吃飯；在紅色游藝室和教員休息室裏，所有的東西都依然存在，甚至一個殘破的地球儀還保存着，上面畫着非洲那部分已被壓壞了。現在，這些房間都成了討伐隊底住房。

軍官，維克涅爾上尉及李哈得少尉住在樓角上的一間小房中，這間房的窗戶向着池塘和池塘後邊的村莊。

兵士們都在小孩子的床上睡覺，他們是把小床上的欄杆毀掉，把三個小床合併成一個大床用的。

在軍官住的屋裏放着兩張小孩子的桌子當檯子使用，在兩條檯子上架着一個熨衣服的板子當桌子使用，還有一個洗臉盆和兩個板鋪。從這間房裏可以看見外邊的池塘，村莊和在村後邊邱陵上的教堂，這個教堂是在依萬第四皇帝時代建立的。

上尉曾下命令，叫每天按着教堂規矩打鐘，因為俄羅斯人自己已不願意打鐘，所以值日的兵士要在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到鐘樓上去，無精打采地拉着鐘下的繩子敲兩三分鐘。在白天是不敲鐘的，因為怕妨礙工作。維克涅爾上尉在每天早晨和晚上都坐在窗前，舒暢地玩賞着這個森林地帶別有風味的幽雅風景，不知為什麼這個異國的，可怕的地方竟這樣令人傾心依戀。

他要是為自己選擇田莊的話，那末大概，要選擇靠近南方的地方，但是，如果不是戰爭，就是在這裏，他也能覺得是很幸福的。

冬天還沒有來到，陰雨的秋天把道路變成膠一般的黑泥潭，在晴天時還不要緊，但是一到陰雨的天氣，尤其是夜間就會使人頭痛腦昏了。夜間黑得令人可怕。人人都把夜晚叫做「游擊隊的黑夜」。而當應該出月亮的夜晚，不是下雨就是起霧，同樣是黑暗的。

有一天夜晚，黑得對面看不見人。在天空裏吹着狂風的餘波，颯得樹木吱喳吱喳的響，所有的樹木都好像是被風颯着走動似的，搖着樹枝活像害怕跌倒一般。

維克涅爾上尉從池塘後面的村莊中回到司令部來。起初是有人打着燈籠把他送到花園中，以後到樹間的一條路上他曾是一人在黑暗裏走回來的。他從一株樹摸到另一株樹走着，一面聽，一面向後回顧。聽着好像各處都有脚步声跟隨着他，四方八面都活似有叱咤的聲音圍繞而來。他不禁毛髮悚然，打了幾次冷戰，如同馬被馬蠅咬了幾口似的發抖。「可詛咒的黑夜啊！」而幸虧住房就在跟前了。

他摸着走到廊檐下，半天找不到房門。從房中傳出了兵士們說話的聲音。於是他敲了一敲牆壁。但是他們沒有聽見。上尉敲得更厲害了，可是在這個時候兵士們正在鼓掌而又沒有聽見他敲的聲音。於是他就用匣子槍底匣子打牆。

「若是窗子碰到了手邊，我就要把玻璃打破，叫起他們來」——他這樣想道。

而窗子恰巧正在匣子槍底木匣子旁邊。窗上的玻璃嘩啦一聲被打破了。房中的椅子叮噹倒地了，只聽槍機亂響，可恨的門忽然大大敞開了，司務長領着幾個兵士從門內猛衝出來幾乎把

上尉撞倒了。

——退回去！——他喝道，燈光照得他眯着眼睛，他把手一揚把他們趕回房中去了。

——司務長！爲什麼在門口沒有站崗的？爲什麼在這裏又叫又嚷，好像酒館一般？

兵士們都穿着骯髒的襯衣立正站着不敢作聲。

——睡覺的時候，不要脫衣服！我們是在戰爭中！要肅靜，並且在外邊要派站崗的！

他走到樓上時，還在被黑夜嚇得發抖，覺得眼前仍是黑洞洞的。

樓上的房門是由裏邊扣着的。

——真碰到了鬼！李哈得開門！

在房中的少尉，停了一會兒才給他開了門。

——李哈得，我妨礙你了麼？上尉氣憤憤地問道。

——報告上尉，沒有，你沒有妨礙我什麼。我不過是被亂繩子纏着了，所以遲了一會兒，

——少尉向旁邊桌子努一努嘴，在這個桌子上擺着幾件小孩子底大衣，衣服和皮鞋，這是他正在預備打成包裹的。

——你的這些東西是從那裏來的？

——報告上尉，晝夜到處留神偵察就是勝利的保障。你聽啊，當我走下地窖子裏去，看見我們的守門人，那個高個子俄國人，在那裏掩藏着三個小孩子。我們在這裏坐着，完全不知

道，在下面竟成了集會所。

——真豈有此理！——上尉漠不關心的說道，——你把那裏安排好了麼？

——報告上尉，一切都辦好了。明天我親自去找一個新的守門人來。

——好極了。李哈得，我們喝一杯酒吧。

——外邊很黑麼？

——他媽的真倒霉！黑夜就像慢性炸彈一般在頭上懸着，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要落到你的倒霉頭上來哩，也許現在，也許明天，或者也許永遠不會落下來。

——上尉，心病是會傳染的，我現在也開始怕起黑夜來了，——少尉跪在地板上，嘴裏咬着繩頭，一面綑着包裹，一面說道。

——李哈得，快把這些破東西收起來，我們來喝一杯酒吧，我們可以大吃，大喝一頓。我們現在沒有守門人了麼？

——他原來是一個教員，——少尉說着，很快地又綑了一個包裹，——我懷疑他來當守門人是有特別目的的。但是現在這已經不要緊了。一會兒我就綑完了：

上尉坐在桌旁說道：

——波查洛夫剛才把科洛斯特列夫底屍首拉來了。有三十多個人認得是他，這的確是

他，一點兒也不錯。

——是他麼？那好極了！慶祝上尉成功。一切手續都辦好了麼？

——一切都辦好了。

少尉趕快把三個包裹放在牀下面叫道：

——罕斯！

有一個兵士早就站在門外等候着使喚。他好像一根燒焦的木柴頭一般帶着煙味兒，手裏捧着一個茶盤走進來了。在牀下挾着一個酒瓶子，在肘上掛着一個不大的小啤酒桶。

——他們的啤酒不好，可是白藍地酒很有勁，好白藍地酒——少尉一面說，一面打開菜盆子，在裏邊放着炒豬肉，拌蘿蔔和白菜炒土豆。

上尉用手指敲着桌面凝視着牆角。

——上尉，你得了吧，你想喝酒，我們就來喝吧。你看，消滅了科洛斯特列夫，這是多麼幸運啊！

——黑暗的夜真把我磨難得要死，幾乎不能支持。若是在月亮天打仗……上尉繼續望着牆角說道。

——如果瞎想，那我就想着只有在涼爽的夏天打仗才好……坡查洛夫沒有報告什麼新消息麼？——少尉打斷他的話，想使他轉到另一個題目去。

——聽說科洛斯特列夫底隊伍分散了。殘部要過戰線那邊去。

——這又是好運氣！你可以請求休假，一定能得到批准。

上尉沒有回答，他看着燭光微笑，他那如橘皮一般的臉頰不由地跳動着，好像舌頭在嘴裏不住的推動一樣。

少尉拉住了他的手。

——別發愁。老實說，要是發愁還不如自殺哩。這是你的酒杯。喝吧！我添上了一點白藍地酒，這就叫做「約爾什」，俄國的兩滲酒。

——很好。我們來大喝一頓吧，喝了好好兒睡一覺。管他媽的什麼夜不夜呢。馬馬虎虎地混吧，對麼？

——上尉，你要相信我的勸告；血是強健精神的良藥。你心神不安麼？那就要去殺人流血！你不舒服麼？那你就趕快去殺人流血！我們德國人一看見流血，就會多活十年。德國人是在血中長成的。這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一位大人物的意見。上尉，血是我們的興奮劑。它是：

——我屢次聽見你說這一套。

——那你以為怎樣？我說得不對麼？如果你害怕，就去殺人流血，流血可以壯胆。殺人流血少的，就胆小。

——我不是胆小，我有病。

——反正都是一樣。殺人是療病再好不過的方法。當心中覺得什麼都可以幹的時候，它就

會更歡躍地跳動。

——有很多別的方法……

——沒有別的方法，——少尉說道。他把白菜炒土豆放在盤子裏，手裏拿着一把刀子，指揮音樂似的搖擺着。——土豆兒有些凍了。調上點醋還好吃，沒有走味；沒有別的方法！血是惟一的藥品！你明白麼？你若是一個德國人，血應當使你得到快樂。當鮮血流出來的時候，如紅絨似的發光：啊，這還用說麼！去殺人取樂吧！……這樣幹你就會身強力壯！

他舉起一碗添上了兩杯白藍地的啤酒，搖了一搖。把眼睛一閉便喝下去了。喝了以後他很舒服地吁了一口氣。

——我告訴你說，此外，還需要系統的殺人。若是長久不殺人流血的時候，這就如壓制性慾一樣的有害。我若是長久不睡女人，我就失掉力氣。只有經常的性慾生活，才能保證男人的強壯。流血也是這樣。殺人流血要有系統：

——也許是的，也許是的，——上尉帶着冷笑毫不注意地說道。

——上尉，總之，若是我們見血就扭頭，那我們就會死亡。我們要習慣去更多的殺人流血。我喝醉了，可是我說的話是對的。你贊成我說的話麼？正是這樣。當我喝醉的時候，我說的話總是對的。

兵士們已經睡覺了。站崗的在潮濕的廊簷下站着凍得兩隻腳亂跳。夜是很長的。軍官們喝

了又喝，而始終也不能坐到天亮，結果他們都穿着衣服，頭歪到桌子上睡着了。

* * *

這一夜黑得如漆一般，正是便於游擊隊活動的黑夜。當黃昏的時候，科羅特也夫就來到了池塘旁邊，一直等到半夜昏黑的時候，他才同送他來的一個小孩爬過池塘，他傍晚的時候曾在這個小孩父親家裏停過。他們兩個從療養所花園中站崗的旁邊爬過。他們要爬過的距離並不很遠，約有二百米達，但是他們竟爬了一個多鐘頭才爬過去。若是在身下有樹枝吱喳一響，乾樹葉沙沙一動，那就一切都完了，逃也無處逃，只有死路一條了。

除了這一段要命的道路外，這個地方是非常妙的，就在德寇的跟前，而那位教員又熟悉一切情形。

這一夜裏的大風如同游擊隊作戰一樣，颯得極其厲害。兩個人爬過去，站崗的竟沒有聽見。在籬笆牆上有一個孔隙，鑽過去這個孔隙就是一條小路。到這裏，危險已經少多了，至多也許偶然碰着一個什麼人。

此刻最主要的是要走下梯子到地窖子裏去，穿過一個窄狹的幾乎沒有空氣的過道，他們就到了潮濕的地窖子裏走廊下。這裏可以用手掩閉着嘴輕輕地咳嗽一下，喘一喘氣兒。然後輕輕的敲了一下門。沒有回聲。再敲了一下。又沒有回聲。連敲了三次。於是黑漆的門無聲無響地

從黑暗的走廊裏向又是洞黑的空間敞開了。

科羅特也夫出了一身冷汗。沒有聽到一點人聲，彷彿在這個臭地窖子裏，除了他和小孩子以外，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

但是他立刻聽見了低得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

——瓦夏，是你麼？

——是我——小孩子也低聲回答着。

——你帶了一個人來麼？你們是兩個人麼？

——是的。

他們進來了以後，門又輕輕地關上了。科羅特也夫簡直發抖了。只聽聲音稍微高一點兒

（大概是教員）說道：

——你是找我的麼？

——是的，——科羅特也夫回答道，——我是美得尼科夫派來的。

——有什麼事情？

——我是來找科洛斯特列夫的。

——沒有回答。

——我要到他的隊伍中去。——科羅特也夫說道。

——他的隊伍不在了，——他聽見這樣回答說。

——那末我將怎樣辦呢？你點着燈不成麼？我要同你談談。

——不，不能，你們不能在我這裏停留，我已被德寇發覺了。瓦夏，你聽見了沒有？再允許到我這裏來了。

——我請求你點着燈，——科羅特也夫說道，——你應當給我想個辦法。我若不到隊伍中去走一趟，就不能回城裏去。你聽見了沒有？

——好吧，我來點燈，不過只許你一個人在這裏，我要把送你的小孩立刻放走：瓦夏，你走吧。

門悄悄地一響。又沒有了聲音。只聽見擦火柴的聲音。

——我今天很傷心。在燈光下你可以看見這個悲慘的情景。你要鎮靜一下。——科羅特也夫聽見這樣說道，當臘燭點着的時候，他即刻眯着眼睛。

地窖子又小又窄。這位又高又瘦的教員（「這就是他！」……科羅特也夫心中說道。）把臘燭插在瓶口裏。

——你在城裏也許看慣了很多可怕的悲慘事情，或者不覺得我的痛苦是十分嚴重的，可是請你看吧：

於是科羅特也夫順着教員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看見有三個小孩子的身體躺在蒙着一層殷黑的麻布的一堆麥草上。（不是的，這不是麻布，這是血！——科羅特也夫馬上就明白了。）

——一個還活着哩，可是我有什麼辦法呢？——教員低聲說道。——我馬馬虎虎地把他的傷口綁上了。你不是醫生麼？真可惜。到明天早晨德寇橫豎也要結果他的性命的。

他不能撇開目光不看這三個小孩子。其中一個由臨死時的疼痛縮成了一團，他瘦得肉皮緊緊地貼着骨頭。臉上蓋着一頂帽子，所以看不見他的臉，只看見他的兩隻蒼白小手，手指上還染着墨水，好像還活着。

科羅特也夫摸摸他的手指——原來這些手指已經是僵硬的了。

這個小孩是我最喜歡的學生，——教員說道，——他又聰明又伶俐。他常常往戰線上給他父親寫信。當我們陷落於德寇佔領區域時，他曾天天寫日記。這是何等動人可怕的日記啊！小孩在戰爭中：這樣的書在世界上是空前未見的！：他是遇害的第一個，我想他是死得很快的一個。他頭上中了六顆子彈，即令他這樣聰明的頭腦，中了六顆子彈也實在太過火了。你再看看這一個：——教員拉住科羅特也夫的膀子又走到第二個屍體跟前。這個小孩是臉朝上躺着的，戰慄的燭光在他的臉上照過，好像要找到一點有生機的毛孔。他那淡黃散亂的頭髮，飽滿蒼白的額頭，可怕的靜止不動的碧藍眼睛微微地睜着，臨死掙命時會叫喊的嘴唇還在張着，露出雪白的牙齒。：所有這些傷心可怕的慘狀如同一般兒童慘死的情形一樣。

——當這個小孩降生的時候，我曾喝過他的喜酒。他是一個孤兒。從小住在祖母家裏。他今年才滿八歲。你知道，他是如何可愛的天真爛漫的小孩啊：

科羅特也夫撫着教員的肩膀說道。
這是怎樣發生的呢？

——在這裏住的一個軍官今天偶然找到了我們。你知道，我是在這裏當看門的。小孩們還照着老習慣常常到我這裏來。或是請我給他們說戰爭的情形，或是請我給他們說故事。我屢次禁止他們到我這裏來，可是他們總是不聽說。同時我不看見他們，心中也難過。我又不能到村莊裏去，只有經過他們才能同外邊發生聯繫。

科羅特也夫截斷了他的話。

——要想法子離開這個地方才好。

教員沉思了半天，才明白了科羅特也夫給他說的話。

——是的，是的，當然是這樣，——他答道，——可是我還沒有對你說，我也受了傷，胸膛上受了傷，很糟糕。

教員摸一摸那個孤兒的臉。

——好孩子，我親愛的孤兒啊：

科羅特也夫覺得非馬上生辦法不可。「沒有法子，只有把這個受傷的小孩丟下，拉住教員

逃走——他看一看第三個小孩，就慚愧地把視線轉到一邊去了；他以為這個小孩此刻不是睡着了就是昏過去了。可是這小孩那一對淚汪汪的眼睛却不轉動地注視着科羅特也夫，現出一種可怕的神情而且帶着無限的希望。

——你能不能走動？——科羅特也夫向教員問道。

——我可以試一試。

——你站起來。我帶上這個受傷的孩子，你一個人自己走。

——往那裏走呢？——教員問道，——在這個村莊裏剛才認出了科羅斯特列夫的屍體。他的隊伍已經分散了。大概在隊伍裏有了叛徒。我只知道有一個坡查洛夫與叛徒有聯繫。我們往那裏去呢？到村莊裏去麼？那未到明天早晨，他們就會把村莊裏的人們殺光。

——到別一個隊伍中去。

教員把受傷的小孩看了一眼說道：

——他的肩膀受了傷，腳上中了子彈，似乎傷了骨頭。並且他又沒有穿衣服，這個劊子手連他那浸透血的毡靴也奪去了，而在外邊又很冷。

——你站起來，我們走吧！

——我同受傷的小孩考俠會決定了另一個辦法，——教員說道，——今天夜間我們要把他們燒死，把整個的房子燒盡，這就罷了。

——這小孩是這個村莊的人麼？

——是呀，——小孩歡喜得打哆嗦的細聲說道，——我是楚普洛夫的兒子。

——那末就這樣吧。我記得道路。我把考俠帶到他家裏，交給他父親。楚普洛夫可以領我到游擊隊中去，或至少也會指給我道路吧？

——爸爸麼？——小孩有了精神。——爸爸是能夠辦到的。他是科洛斯特列夫底交通員，什麼都知道：能會把你領到葉美里科地方的護林人涅夫斯基那裏去，到那裏，他們會告訴明白的。

——我就燒死他們，把他們燒光，——教員說道。——考俠，我今天一定燒死他們。爲我們，爲我的親愛的小朋友們復仇：

他轉過身來又向科羅特也夫說道：

——殘殺小孩，這真是可怕的事情。你永遠不要看殺小孩子的慘狀。看見以後，就再不想活着了。子彈穿入脆弱的小身體中，親眼看着他奄奄死去。孩子們甚至不能支持疼痛，他們如像玻璃的一般，一下就擊碎了：

科羅特也夫底眼中早已充滿了淚珠，他幾乎要哭出聲來。

——現在我還關心你，——他勉強地說道，——我怎樣幫助你呢？

——我自己管我的一切，——教員用手擦着眼淚答道——老實說，使我爲難的只是這個孩

子。如果你能把他帶走，那就行了。

——我想把你也帶上，可是力量不夠。

——自然是。還是辦事情要緊。若是你到了楚普洛夫那裏，請你告訴他說，今夜我要把德寇燒死。

——好吧。

科羅特也夫走到受傷的小孩子跟前，把他抱起來。兩隻戰慄的小手親切地抱着他的脖子。他低頭觸着了這隻小手不禁慟哭起來。

——小些聲，叔叔不要哭，——他只聽見耳旁微微地低語。——好叔叔，我們能以逃出去，你可是不要把我丟下，科羅特也夫吻着小孩的又髒又粗的手指，好容易等到了，教員熄滅了燭光把他們送到地窖子的走廊裏。

當一走到危險的地方，就把這一切都忘掉了。

他只說了一句話：

——不要做聲。無論怎樣疼，也不要做聲。

小孩只把他的頭緊緊地向懷中一抱，作爲回答。

*

*

*

自從蘇和夫往前線司令部去的那天起，直到現在，已有很多日子了。他一去不返，音信毫

無。可是，各處的人都集會到涅夫斯基家裏來了，必須要決定編制隊伍的問題。楚普洛夫堅決主張，不要等蘇和夫回來，自己着手編制隊伍，並且會寫信來說，區黨部代表的意見也是如此，他現在住在他——楚普洛夫——家裏，很快就要到司令部來。而涅夫斯基却把事情拖延了下去。

有一天深夜間，楚普洛夫叩開了護林人的房門，還沒脫下皮襖，也沒有打下氈靴上的雪，生氣走進內室中了，氣忿忿地把涅夫斯基叫醒來，指着走進來的科羅特也夫說道：

——這位就是我給你寫信所說的區黨部底代表。請你們討論事情吧。

於是穿着衣服在爐子上邊睡的涅夫斯基趕快下來了。

——你們辛苦了！有什麼事情？

科羅特也夫也向他問了一個好，打開日記本，皺着眉頭，一頁一頁的翻着看。

——涅夫斯基同志，我給你帶來了兩個集體農莊莊員，有緊要事情商議。

——要商議什麼問題呢？——涅夫斯基問道。

——你不知道什麼問題麼？——科羅特也夫將身子往後一仰，很驚奇地注視着涅夫斯基。

——你想怎樣，我們究竟是不是要幹政治工作呢？

——政治工作麼？——涅夫斯基追問道？

——當然是的。

——你既是由區黨部來的，你當然知道的清楚些，——護林人答道。

——那末，我們就辦吧，——科羅特也夫結束了自己的話。

從外邊進來了兩個集體農莊莊員。涅夫斯基看了一眼他們，這兩個都是他十多年來相識的人。

——他們是來請你幫忙的，——科羅特也夫說道，——德寇的駐防司令，命令他們要在明天上午以前交出所有的馬匹，兩個集體農莊共有七十五匹馬，七十五輛雪車：

——涅夫斯基同志，請你救助吧，把馬都趕到你這裏的森林中去，——一個來人說道。——你向我們村莊作一次襲擊。我們預先準備好，使你少受麻煩。

——你若是不幫忙，那就再沒別人可求了，——第二個說道。

——非得，你想怎樣？——涅夫斯基向楚普洛夫問道。——你說怎樣辦？

——這有什麼話可說的呢，把馬趕來就得了。請你下個命令，明天我們就辦。不過當着你的面先說明白，如果有叛變的事情，先要槍斃他兩個。我們就這樣約好了。

兩個集體農莊莊員站了起來。

——謝謝你們多加幫助！非得，我們走吧，回去商議商議。

*

*

*

只有涅夫斯基同科羅特也夫兩個人留下了。娜達里和巴維爾睡在另一個房間裏，他們香甜

的鼾聲老遠地傳來，如像風吹門一樣響。

科羅特也夫沉默半天還沒有先開口，專等着涅夫斯基開始先講，而護林人恰恰就忍不住了：

——科羅特也夫同志，你來當指揮官吧，我在你手下效力，——他拿起科羅特也夫底一隻手，用力把他的手掌拍了一下說道。——我算是什麼指揮官呢！：

——你這個指揮官並不壞，民衆都知道你，他們都相信你，——科羅特也夫簡單地答道。

——我的任務是幫助你。

——你若是給我一本書或是一個指令就好了：在書上也許會寫着一切活動的辦法？

——涅夫斯基同志，書到是很多，不過現在你用不着這些書。

——爲什麼用不着？游擊隊的事業並不是新的，它是古來都有的，是有經驗的。

——我的好朋友，過去的游擊隊對於我們的戰爭說來是沒有什麼經驗可學的。像我們這樣的游擊隊，以前很少有過。以前所有的游擊隊與我們相同的地方很少。是的，在彼得第一時代也有過游擊隊，他們在烏克蘭反對過卡爾第十二，其活動範圍很大，可是他們是達賴恭騎兵，卽正式軍隊底一部分，只是臨時脫離了基本的軍隊的，而且所解決的戰略任務也不很複雜。奧地利亞人在同弗里德里赫大帝時代的普魯士人作戰時，曾組織了與我們較近似的游擊隊。匈牙利人，哥羅提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當時曾穿過全德國而竟渡過了萊茵河。還有什麼可以給你說的呢，我們的蘇渥洛夫就是在七年戰爭中由於用游擊隊戰術，襲擊蘭芝堡而初次出名

的！：還有普拉托夫，還有達維鐸夫，還有菲克涅爾！：他們都是偉大的人物！我們來學習他們的經驗，也要學習村長底老婆瓦錫里沙的經驗，你聽說過這個人麼？可惜她死後，未曾留下她的日記。我們也要學習老波爾什維克——祕密工作者的經驗，和我國內戰時游擊隊底經驗，而最好是要自己在實際中學習：我們還應當關心春耕並且也要設立學校：可是，德寇在你這裏封閉了多少學校呢？

涅夫斯基愁眉不展地看着科羅特也夫。

——一共封閉了二十三個學校，——科羅特也夫看了看日記本說道。——你看，成了什麼樣子？

——我知道。可是我辦不到。

——那裏話！：煙筒不直，並不算壞，只要通煙就好，——科羅特也夫笑了。——有才不在年高，經驗是由工作中得來的。有志者事竟成。

——若是我親自到司令部去走一趟，你以為怎樣？——涅夫斯基問道。——現在我聽你說話，一面聽着，一面總恐怕這個蘇和夫壞事。難道要我自己去走一趟麼？

——我正想叫你這樣辦，可是我怕你多心，不明白我的提議：恐怕你疑惑我不相信你，你明白不明白。說一句老實話，你一定要親自去走一趟才好。

——明天我就起身。把一切事情都交給你。

——明天，那好，明天你就起身吧。既然這樣，我想給你說明白，在你走了以後，在這裏將要發生什麼事情。

——你算卦了麼？

——何必算卦？我已定出了計劃。你最好是指派楚普洛夫暫時代替你。這樣比較妥當些。於是，科羅特也夫又翻着他的日記本，把他昨天規定的約有十天的活動計劃唸了一遍。

在這個計劃上會規定，在村民會議上作幾個關於前線情形的報告，還有三個對於叛徒的判決書，他也想着在村民會議上宣佈一下，第三點就是要襲擊德寇的汽車修理廠，而最嚴重的是要佔領甲小火車站，按探得的消息，知道在這個火車站上停有剛開到的糧食列車，就是爲卸這趟列車才抓派農民的馬匹。

有你這樣的腦筋，還能當將軍哩——護林人伸開雄大的兩手把科羅特也夫——緊緊的一抱。

過了三天，護林人曾在一位領導游擊隊的下級長官底司令部裏坐着，喝着糖茶，把游擊隊底事情報告了一遍。此時蘇和夫還沒有到過司令部來。

到夜間，當他的報告已經印好了的時候，這位長官很快地洗了洗手，洒上一點花露水，把乾淨的白領子縫到軍衣上，然後向護林人示了一個眼色，就同他一齊到總司令部去了。

——你爲什麼把香水洒到身上呢？——護林人好奇地問道。

——因為要見薩哈林！

——誰是薩哈林？

——沒有聽說過麼？你今天就會看見他，——這位長官說着哈哈地笑了，好像預見到一件喜事似的。

他們乘車沿着湖邊前行，彎彎曲曲的很美麗。只見空中明月皎潔，湖水如鏡。湖中島上有一座白色教堂在灰白月色中閃耀着。

他們趕過了一些軍隊，遇見了一些逃難的人，繞過集體農莊的幾隻死牛屍體，又碰到了拋棄在地上的破馬車，由那些預備埋地雷的土坑上顛簸地過去，他們很快就來到總司令部了。

等候接見的時間並不久。但是護林人，因為從游擊隊到司令部來時在危險的路上走得太疲乏了，又在這位長官那裏喝了滲有白酒的熱茶，並且他在等候這個重要接見的時候又覺得有些不安，所以竟在衆人面前坐着打起盹來了。正當他要睡着的時候，就傳見了。同他們談話的人應當是薩哈林，他是高級司令部的政治委員，剛從莫斯科來到這裏。

當白天這位領導游擊隊的長官向薩哈林報告科洛斯特列夫陣亡的情形時，關於與該游擊隊的聯繫不好一節說得有些遲疑不清，所以薩哈林就立刻命令去叫葉美里科夫地方的護林人來見他。

——涅夫斯基同志，小心一點，——那位下級長官低聲向護林人說了一句，大大喘了一口氣，輕輕地慢慢地把辦公室的門推開了一半。

一個身材高大莊嚴的人走到辦公室門口來迎接他們。他帶着急忙的神氣抖了抖肩膀，就好像準備着去衝鋒肉搏一樣。

——你是從科洛斯特列夫隊伍中來的麼？——他沒有等到回答又繼續問下去了。——你貴姓，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是葉美里科夫地方的護林人，人們通常都叫我葉美里科夫。本來的姓氏却是嚇有名的——涅夫斯基。

薩哈林微微一笑，把架在他那寬大有精神的臉上的眼鏡小心扶正一下說道：——若是能像你的同姓的那樣打仗：那就好了。請坐。請你說吧！……

於是護林人重新開始敘說，他剛才所報告過而已經印好了的並在這位長官面前放着的報告。但是薩哈林時時打斷他的話頭，接連不斷的發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竟使這個報告成了另一個完全新的報告，在他這個新的敘述中，所有一切平常的事情就都有了重大的意義。

薩哈林曾問到居民的情緒和馬匹的情形，又問了民間有沒有食鹽和火柴以及關閉了多少學校等等問題，可是這些問題正是護林人知道不清楚的，他會認為這不是游擊隊的事情。

有一位清潔整齊的少女給他們拿來了兩杯茶和兩碟點心，護林人沒有想到，一杯茶是給薩哈林的，自己竟把兩杯茶都喝了。停了一刻，這位少女又拿來了兩杯茶，並帶着責備的神氣把護林人看了一眼，她這一次已不是把兩杯茶放在一齊，而是在每人面前各放一杯。

「真不好意思」——護林人這樣想道，竟心慌得出了一些虛汗，於是就趕快結束了自己的報告。

薩哈林站起來，很小心地把眼鏡放在紙本上，抖了一抖肩膀說道：

——無論作什麼事情，最主要的是不要失掉前途。誰若是失掉前途，誰就一定會遭受失敗。你要把這一點牢牢的記住；他抖了一抖肩膀在辦公室內轉了一個圈，走到一幅掛滿了牆的地圖跟前，在地圖上用手從與他平頭的地方往下劃了一條曲線說道：

——在這一帶必須要使德寇到處都不能立足；報仇須要具體。若是你的小孩被殺了，那就要爲他報仇，不是爲一般的兒童報仇，而是要爲這個有名有姓的小孩報仇。一個村莊被燒毀了麼？那就爲這個村莊報仇。我們的集體農莊莊員都是切實的人。若是爲他的住房，爲他的兒子報仇，那他就會澈底明白，自己會拿起槍來的。涅夫斯基同志，你以爲怎樣，他們是否會拿起槍來呢？

涅夫斯基把手一揚表示說，他們無條件的會拿起槍來並答道：

——一點也不錯。

薩哈林繼續說道：

——作游擊戰爭要到民衆中去。民間就是你們作戰活動的地方。在什麼地方有痛苦，有患難，那裏就更須要你們。不要忘記游擊隊員是社會的活動份子。不只要去撕殺，而且也要在

自己周圍在政治上訓練人們。而主要的是，要每天不斷的作鬥爭！越勇敢越好！現在我委派你担任科洛斯特列夫隊伍的指揮官。你在這裏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給我們作報告要簡單的。不要客氣，要多給我們一些提議，以便交換經驗。戰爭，這就是要時常找尋新的方法。錯過時機的人，必然遭受失敗。兵士要在戰爭中去鍛鍊，我們當長官的也是要在戰爭中鍛鍊自己。凡是指望得到一切現成東西的人，必然要陷於錯誤：不要因一時失利而喪氣。你們將來還是會遇到各種失利的，可是在失利中才可以考察人們並挑選人材。

護林人站起來同這位威嚴的薩哈林握着手向他說道：

——親愛的政治委員同志，你的話真是金石之言！——可是他怎樣竟會說出了這句話，連他自己也不記得。

他兩個握着手，就像親兄弟一般走到走廊裏來了。

那些面帶睡色的傳令兵一見他們出來，都馬上站了起來。

——送他到波格杜和夫上校那裏去。上校已經曉得這件事情。

：天將黎明時候，涅夫斯基得到了一切必須的消息以後，就從司令部轉回去了。

在不遠的地方有高射砲的響聲。

在碧藍而已發灰白的天空中聽見飛機哼哼的響。

在遠方清亮的天際映出一片村莊被焚的紅光。

涅夫斯基閉着眼睛想道：

——啊，今天在我們那裏有戰爭發生！

……那裏情形究竟怎樣，看一看才好哩！：

*

*

*

楚普洛夫一往順利地從兩個集體農莊中一搶出了七十五匹馬連同雪車並把它們都藏到樹林裏準備着使用。拾馬匹曾是襲擊小火車站的第一步工作。德寇因為急忙要從列車上往下卸貨，所以很快的就從附近各集體農莊中抓去了二十多輛雪車，並派了四個兵士把這些雪車護送到小火車站去。這些雪車還沒有走到指定的地點，穿着德國軍衣的科羅特也夫也帶着二十輛雪車趕上了他們。

先到了小火車站上的四十輛雪車一齊開始裝起貨物來了。經過了一點鐘，第三批雪車也來了，也開始裝起貨物來。

當楚普洛夫帶着最後的十五輛雪車來到小火車站的時候，天已經黃昏了。

——我們的時候快到了，——楚普洛夫向科羅特也夫低聲說道，而科羅特也夫此時已很鎮靜地弄到了運貨的字據，他一面不時地向德國人致敬禮，一面向楚普洛夫稍微點了一點頭。

游擊隊員們把麻袋和木箱子都從火車箱中搬出來裝到了雪車上。那些先裝好了的雪車已走

出了小火車站，一輛接一輛的好像長蛇一般都停在路上等待着其餘的雪車。

有兩個兵士站在這批雪車頭前，凍得雙腳亂跳。

所有的德寇都在小火車站上，或是在寫字據的站房裏，或是在火車箱裏，他們會命令在火車箱近旁點着了火堆，爲的是更清楚地清理貨物。

楚普洛夫沿着列車走了一趟。弟兄們都站在指定的地方。科羅特也夫得到了字據後，就開正步向着那批雪車走去了。此時，楚普洛夫迅速敏捷地從懷中掏出了一顆手榴彈照着站房底窗子擲去了。

同時在列車上也轟隆一聲爆炸起來了。火堆上的火柴一齊飛騰起來，車箱都烘烘的着火了，在車箱旁邊突如其來的乾草也燎燃起來了，只聽見游擊隊的自動槍聲如炒爆豆一般響了起來。

楚普洛夫把手榴彈擲到了站房裏以後，看見站房裏燈光立刻熄滅了，但是他不知道，在那裏是否還有活的，他於是就靠到月台上的一個木箱子旁邊，注意的監視着站房。

此刻他沒有望見在鐵道上發生的情形，而只是側耳細聽，當熾烈的火焰已燃到了他旁邊的車箱時，他覺得伏在火光下是有危險的，於是馬上跑到一個小木亭跟前去了。

此刻他就更清楚的看見了一切情形。

一列火車幾乎完全燃着了。沒有被打死的德寇從火車箱中跑出來掩藏到鐵道旁邊射擊着。

在那批雪車跟前也有零星的槍聲。

——楚普洛夫！——他聽見有人叫他。——到時候了沒有？

——火勢太小了。這些混蛋東西會把火熄滅的。——楚普洛夫答道。

——大火馬上就會起來。火酒會燃着的。

——我們少等一等。

兩腿彎彎的菲多爾琴科夫彎着腰沿着列車跑向前去，把一些盛着汽油的瓶子都拋到各個敞開的車箱裏去了。火上加油分外着得厲害了。米沙在列車的盡頭也加強了火。原來作事緩慢，彷彿懶得作事神情的科洛濱克，此刻已把站房的大門燃着了。

——好吧，現在到時候了！——楚普洛夫喊了一聲。——大家都到我這裏來！游擊隊員們掩蔽着從一個牆角跑到另一個牆角，一起一伏地飛跑過有火光的地方，藏到鐵路村鎮房子後面了。

此刻德寇馬上加強了火力，小火車站四週佈滿了槍聲，漸漸向道路這邊逼近了。

——跑步！——楚普洛夫命令道。

他把身上的狼皮大衣一丟，只穿着一件短襖向前飛跑。

——楚普洛夫，拾起皮襖來，不然就會凍壞呢！——有人向他叫道。

——不要緊！就是有幾分鐘功夫也要飛跑！

在村鎮盡頭一所房子後面站着一輛雪車駕着兩匹馬。

——你是格魯娘麼？

——叔叔，是我。

——快把滑雪板丟給我們，你趕着馬快跑吧！我們的車輛走得很遠了麼？

——車上的東西真不錯！——格魯娘（楚普洛夫的姪女）笑了一笑，彈了一彈舌頭。她把

鞭子一揚：兩匹馬就飛跑起來。

——每個游擊隊員都急忙搶了一對滑雪板。

——向深雪的地方走。

——是的，向深雪地方走。

——管他媽的，照大道不行麼？：他們沒有馬，能趕上我們麼？

——肅靜些。別說話，向着深雪走吧。

——當他們已經走了三四公里時，楚普洛夫乃問道：「你們知道，車上裝的什麼東西麼？」

——大半都是「特林肯」——喝的東西，——菲多爾琴科夫很得意的答道。

——你爲什麼要這樣說呢！還有乾糧，也有罐頭。預備得真好。

——現在娜達里可有工作了。——楚普洛夫笑着說。——她會把這些東西埋藏到二三十個

地方去，可是以後就要不出來了。在不久以前我會向她要過麵，她告訴了我一個地方；我找到

了這個地方以後，掘了半天，原來是酒精。我又去找到她。向她說：你弄錯了。她漲紅了臉對我說道：叔叔對不起，於是她又告訴我了另外一個地方。真碰到了鬼！又是酒精。

——你真有運氣！——菲多爾琴科夫說道。——我從來也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奇妙事情。那怕她弄錯一次，也是好的。

在游擊隊員後面的槍聲早已沈靜了，而火光却熾烈地騰躍起來，漸昇漸高，有時又忽高忽低，漸漸濃黑了。

游擊隊員們，都好像約好了似的，誰也不講襲擊的事。他們說東說西，說了一些閒話以後，就默然無聲了，因為雪深難行，他們走得又乏又餓全無力氣了。雖然他們已經疲乏了，可是楚普洛夫仍然領着這一隊人向深雪無路的地方走去。

夜間。娜達里沒有點燈。她在一條低凳子上坐着背靠着爐子，圍着毛巾，大聲背誦着她所經營的東西：

「在依萬科夫的墳園裏有十二斗土豆兒：還有十二斗在一個有鉄十字架的墳墓下邊：在大道旁一個井的旁邊有子彈：子彈在大道旁一個井的旁邊：五桶煤油：」

屋門忽然敞開了，巴維爾慌忙地跑了進來。

——滑雪板在那裏？

——我不知道，爸爸放在什麼地方了。你要往那裏去？

——我想到大房子那邊去看看。有十幾輛雪車到那裏去了，聽見有人說話，還有人唱歌。
——滑雪板在棚上邊。把我的也拿下來，我們兩個一同去吧。我一個人留在房裏有些害怕。

——害怕，害怕，——巴維爾不耐煩地說道。——我不是告訴你說過，叫你應當怎樣辦麼。你若是嫁給蘇和夫，那就不會憂愁了。現在這也不遲。他從司令部回來以後，一定會把隊伍解放，然後還會到莫斯科去哩。那末我不是也可以跟你去嗎？

——再不要說你這些蠢主意了，——娜達里說道。

黃昏的黑幕霧騰騰的籠罩着樹林，萬有都沉沒於黑暗裏，一切都消失了，甚至聲音也消失於唇邊不能遠聞。

他們小心胆怯地往前走。當走到離他們大房子那裏老隙地還有一俄里的地方時，他們聞着有烟味，並且看見在前面黑暗中發出灰黃的光亮。

在隙地上有五、六個火堆喀喀地燒着，在火堆周圍有許多人底黑影搖擺着亂動，火光正照着他們的頭部。

——你去看一看，——巴維爾向他妹妹說道。——要小心，不要向男人討麻煩，不然，他們會給你苦吃。

但是他說完以後馬上又覺得慚愧了，於是攔着妹妹，自己從樹林裏出來向隙地走去了。

娜達里想了一想也隨着他向前走去。當她剛剛走到了隙地上，就馬上明白了，是蘇和夫在這裏。

娜達里立刻就看見他了，他在台階上站着講話，身上穿着一件新的半身黑皮襖，頭上戴着一頂灰色的羊羔皮帽子。娜達里向四圍一望，沒有看見巴維爾，於是她自己就走到盡頭的一個火堆跟前，站在旁邊幾個載着肉的雪車後邊了。

在這個隙地上好像是集市前夜的集體農民市場一樣。載着肉和麵的雪車一排靠着一排的站着。小牛叫着，籠中的鷄鳴着。在木桶裏盛着結成了冰塊的紅莓苔子。在蒲包裏裝着銀色的魚。在蒲包上放着用破布裹着的步槍，還有兩輛雪車上各載着一架重機關槍。科洛斯特列夫的游擊隊員以及和他們一塊兒來的新隊員，有的正在向機關槍子彈帶裏裝子彈，有的在火堆旁邊烤着毬靴子。小孩子們很興奮地把水提來，倒在被烟薰黑的白鉄桶裏，或是拿着皮襖和被子蓋到凍得哆嗦的馬身上，大家互相叫喊着，幫助他們的父親做晚飯。

在這裏雖然是過着平常的生活，而一切都是興奮的緊張的帶着生氣勃勃的新聲調。娜達里走到了房子跟前。

——我看見了，當我不在這裏的時候，曾推翻了我的命令，——她聽見這是蘇和夫說話的聲音。——這些人是從那裏來的，來幹什麼呢？誰叫你們來的呢？——我已到過了司令部並且已奉到了命令，叫我把游擊隊領過戰線那邊去。我們要遵照上司給我們的命令辦理。並且要把

你們這些不知來幹什麼的人都一律帶走。

——蘇和夫，你把我們從家鄉帶到那裏去呢？——楚普洛夫問道。——我們是遵照涅夫斯基底命令招集起來的。我親自也宣傳來了二十個人，他們都在這裏。他們都是很強壯的，我們知道他們的根底。這裏還有一位同志是從城裏來的，——他指着一個穿德國綠色軍衣的人（這就是科羅特也夫）說道，科羅特也夫注意地看着游擊隊的會議。

——你給我帶來了什麼人，德國人麼？——蘇和夫叫道。——這樣，就要審判你，一定要審判你！

大家都憤懣地喧嚷起來了。

——蘇和夫，這不成事體：這樣不行：護林人在什麼地方呢？

此刻娜達里看見了巴維爾。他正指手畫腳的在台階上來回打圈子。

——你們聽一聽他的兒子說些什麼吧，——蘇和夫叫道。——說是，他父親作偵探去了。

你們聽見了沒有？可是這究竟是什麼偵探呢？在屋裏坐着，喝茶，這就是他的全部任務。諸位公民們，我對這樣的偵探家是不放心的，所以我再下一次命令，要準備開過戰線那邊去。

——我們並沒有給你宣誓，——在新來加入隊伍的人們中有一個上歲數的集體農民說道。

——弟兄們，你們說是不是？——他向在隙地上站着的人們問道。

——對的，我們沒有給他宣誓！：這個蘇和夫，他究竟是什麼人？

——你們看見敗壞軍紀的現象麼？——蘇和夫向他近旁站着的兩三個游擊隊員說道。——我恐怕在這裏有很多異己份子。

他還沒有說完，在他面前忽然有一個人站了起來，這個人很衰弱削瘦，臉上生着黑的亂鬚，上身穿一件補綴的呢子小襖、下身穿一件德國軍褲，腳上穿一雙鄉下人穿的皮靴。左邊的襖袖是空的。

——你是什麼人？——他帶挑激的口氣向蘇和夫問道，他的口音不像俄國人的聲調，稍帶一點南方的口音。在高加索住久了習慣當地口音和姿勢的俄國人說話都帶這樣的口音。

——你是從那裏來的？你是什麼人？你有什麼權下命令呢？——這個缺了一隻手的人越說越憤激地質問道。

娜達里一聽見他的聲音，不覺心中一跳，她帶着一種不敢相信以為真的心情緊緊地握着兩手，呆呆地聽他繼續說下去。

——你給我們說一說，你怎樣把科羅斯特列夫丟了，——缺一隻手的人繼續說道。

——是他，——她腦海裏這樣一閃，她並沒有思索，而是直覺的感到就是他。可是她還不敢自信，她一步一步地走近他跟前，離他越近就越認得是他了，然而總是還怕認錯了。

科羅特也夫拉一拉楚普洛夫的手。

——好漢子。他是從那裏來的？

——好像是軍人。

蘇和夫說道：「弟兄們，來，把他帶到房子裏去，我們來考查一下，究竟誰是從那裏來的。」巴維爾與兩個別的人把阿列克謝依帶到房子裏去了。

——走，我們也跟他們去，——科羅特也夫說道。——我們去聽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應該趕快消滅這種混亂的情形。

*

*

*

娜達里把站在門洞裏的游擊隊員們推開，也跑進房裏來了。看見蘇和夫拿着匣子槍，坐在桌旁。他——阿列克謝依——此刻娜達里確切認得這就是他了——他在離蘇和夫兩步遠的地方站着。

——同志們，我是某騎兵團的上等兵阿列克謝依、奧維查林科，——他很自然地說道。

——夏天我在威得比斯克城附近受了傷，曾隱藏到集體農莊裏。當稍能走動的時候，我就決定了到前線上去，到紅軍部隊裏去。我看見的很多，記得的也很多，這都是有用處的。我走了很多天數。我照着認識的道路，我們騎兵團當時經過的各地地方走着尋找部隊。在戰爭開始時，我也到過你們這裏，當時我們的團曾在這裏的河那邊紮過營。

蘇和夫站起來，拿着匣子槍把桌子一拍，用流星的賊眼把缺一隻手的人打量了一眼，問道：

「你認識此地什麼人？」

缺一隻手的人抖一抖肩膀，微微一笑。

「我曾認識很多人，但是天數已經多了，也許不記得了。」

「快說，你認識什麼人，若是沒有人認得你，那我就槍斃你！」

「哼，你枉然用死刑來嚇我！」

娜達里急忙跑到了桌子前邊。

「我，——她兩手抱着胸膛說道。——我。我認識他。」

阿列克謝依和在房中的衆人都轉過來驚奇地看着她。

「有趣的事情，——蘇和夫冷笑着說道。」

「這就是你的天定姻緣麼？：你究竟是來找她呢還是找自己的部隊呢？」

阿列克謝依僅僅瞥了娜達里一眼。

「蘇和夫，現在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含怒說道。——現在輪到你說了。要想認

識，就彼此認識認識好了：：

「對不起，現在輪到我說了，——穿着綠色德國兵士大衣的科羅特也夫橫着膀子擠到了

桌子跟前。

「——同志們，這完全不成事體，——他好像是在喧鬧無紀律的會議上當主席一樣，憤怒地

說道。——我是區黨部的常務委員。我從城中來到你們這裏，是與你們建立聯繫的。科洛斯特列夫已經陣亡了。錫梯尼科夫也陣亡了。你們曾派了什麼人去給我們作報告麼？看起來，一個人也沒有派。誰准許你們過到戰線那邊去呢？蘇和夫，你說一說，究竟是在那個司令部裏對你說過這事呢？你究竟是同那一個說過話？你快給我們報告出來！

——我難道要向每個人都報告麼？——蘇和夫假裝着不客氣的樣子把手一揚對着那些集在屋子門口的游擊隊員們說道：

——閑人出去！：這是機密的談話，你們都在這裏豎起耳朵聽。不用你們，我也辦得了。他慌了手脚，顯然是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娜達里羞怯地走近阿列克謝依跟前。

——我的親愛的，我的可憐的，你真有運氣啊！

——娜達里，你稍等一等，——彷彿不客氣的樣子把她輕輕地推開，順便答道。

蘇和夫已經走到他們的跟前。

——喂，你們沒有聽見麼？快去，快出去。

阿列克謝依把娜達里隔到背後，沒有轉身向她說道：

——娜達里，你先出去。

但是，他自己却仍然留在屋裏，此時蘇和夫遲延一下，沒有再命令他出去。

——我們有這樣的規矩——他向科羅特也夫說道。——我們所招來的人，都是我們親自認識的。爲的是怕有叛變。當我們被打垮而科洛斯特列夫陣亡之後，衆人的意見都主張離開此地，實行重新改編，請上司再派新指揮官：

——蘇和夫，你稍等一等：請你先回答我的問題——你到過什麼人那裏，究竟同什麼人談過話：

——我難道能以告訴你說司令部的事情嗎！我並不認識你！那我把你帶到司令部去再說吧！

——蘇和夫，你等一等，——楚普洛夫說道。你若是不認識他，我却認識他。

在外面隙地上一陣高大的呼聲迫使他馬上靜默細聽。

——你們這裏真是混亂極了，——科羅特也夫說道，——既沒有守衛的，又沒有放哨的。火堆着得好像集市一般。楚普洛夫，你去把這些都安排好。

——這不是楚普洛夫底事情，——蘇和夫把小皮襖扣上，彷彿他爲混亂應担負完全責任似的急忙大步走出去了。

楚普洛夫和阿列克謝依也即速跟着蘇和夫走出去了。

在外面隙地上的呼聲越叫越厲害了。科羅特也夫一面聽着外邊的呼聲，一面在桌子上鋪的報紙上寫了幾個字。

聽見在房子後邊有一陣馬蹄響。

一聲槍響，接着又響了一槍。

——真是混亂極了！——科羅特也夫怒氣沖沖地說道。——真碰到了鬼，這樣糟糕！——他把一小塊鉛筆拋到桌上，開始找帽子，要親自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只聽見在門洞裏有幾個人底沉重脚步声。門慢慢地敞開了。四個人抬進來了一個受傷的人。

——這是那一個？——科羅特也夫問道，而馬上就看見了阿列克謝依底蒼白的臉，他立刻就明白了，在隙地上會能夠發生什麼事情。

——蘇和夫在什麼地方？

——蘇和夫跑了，——在進來的四個人中有一個人說道。——我們一點也沒有注意他。我們都圍着涅夫斯基，叫着「烏拉」，而蘇和夫跳上馬，就要向樹林中跑。這個小伙子明白了，一把抓着他的馬籠頭，而蘇和夫立時給他兩槍，打起馬飛跑去了。

娜達里哭哭啼啼地點着了油燈。

此刻房門大開，一陣涼氣侵入房裏來，吹得螢螢的弱光亂擺。

護林人來到了門口。

阿列克謝依底衣服都脫下來了，楚普洛夫底姪女格魯娘低聲叫着受傷的人，不是叫他不要作聲，就是叫他翻一翻身，慌忙地給他綁上了繃帶：

——不要緊，娜達里，不要緊，——她向娜達里說道，——養得好，只傷了肉，沒有傷骨頭……

——我只要剩下一顆心，我也能活，——受傷的微微地一笑慢慢說道。

——他會把你打死哩，——娜達里在受傷人面前坐下來說道。——他馬上就猜到了這是你，就因為你，我沒有嫁給他。哎，只要你能夠養得好，那就好了。我把你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阿列克謝依，我有了你，就如同魚得了水一般，——她說着又哭起來，滿臉流着眼淚，又驚又喜的看着他。

阿列克謝依把她的手握在自己那又髒又硬好像乾裂樹皮的手中。

——我倆只有一個心，——他說道。——我倆只有在一齊才能生活，若離開你，那就會使這顆心分裂。

——阿列克謝依，我們只有在在一齊才能生活。等你稍微養好一些，我就把你送到一個安靜的地方去，好好地服侍你，使你恢復原來的強健和快樂。

——精神安慰的地方就是最安靜的地方，——阿列克謝依說道。——我是沒有想到又會遇見你的。有時候也會想過，——也許她還在這裏吧？也許她需要什麼幫助？可是當我知道科洛

斯特列夫的隊伍招人的時候，我就立刻自願入伍去了，把一切都忘了，連親愛的你也忘了：

——阿列克謝依，現在你再去打仗就不容易了，缺了一隻手，一條腿上又帶了兩處傷，你是知道游擊戰爭是很艱苦的事情！：不能，阿列克謝依，你根本就不要想留在這裏。留在這裏只有累贅別人。我記得，你向來就不喜歡我們的地方，你總覺得這裏又寒冷又潮濕：

——娜達里！先前事情用不着說的。現在我的心中除了痛恨德寇，什麼也不想。在睡覺的時候還夢見怎樣去殺他們哩。

——可是，你知道，我要：——娜達里難過得沒有說完，一擺手，很快地走出去了。

涅夫斯基一面與科羅特也夫及楚普洛夫在桌旁小聲說話，一面抬起頭來很注意地望着他的女兒走出去了。

——那末，你就是阿列克謝依？——涅夫斯基稍停一刻向受傷的問道。——噢。說是你還會對付蘇和夫，真是好漢。可惜受了傷。不然，你對於我們是很有用處的，又開通，又是軍人，可是現在怎樣辦呢？我們這裏也沒有醫生，離病院又很遠。

——隨便怎樣都可以，——阿列克謝依簡短答道。

——或是，暫時把你送到戰線那邊去好了？——科羅特也夫問道。——到那裏去醫治，把身體養強壯一些：你以為怎樣？

——親愛的同志們，要按我的意見，就請你們不要管我，也許自己就會養好的。

這樣也好，——涅夫斯基說道。他站了起來，他那巨大的影子竟遮住了半間房子。

——那末，楚普洛夫你早就把你的人帶到第六段路上去。科羅特也夫先同新來的人們講講話，給他們選一個好指揮官，隨後就把他們派往你那邊去。我把司令部安排到離這裏有八公里遠的一所看林的小房中：把主要的倉庫也安在那裏。

——隊長，那末我就在司令部給你當不換班的值日的好了，——阿列克謝依說道。

——好吧。暫時你先躺着養幾天，不要着急，這樣也好，——護林人很沉靜地回答說。

房門吱喳一響，娜達里走進來了。

——你去趕一輛雪車，把受傷的送到那個看林的小房中去，——父親對她說道。——巴維爾在那裏麼？

——他剛才還在這裏，——楚普洛夫答道。——這個壞東西總是在蘇和夫跟前繞來繞去的。

——是了。現在他在什麼地方呢？

沒有人作聲。

——娜達里，你到那個看林的小房中若遇見他，就告訴他說，沒有我的話，不准他走動一步！

*

*

*

巴維爾一看見他父親回來，馬上就知道了，解決他命運的時候到了。他既知道了他父親到過司令部，就想到，蘇和夫當然沒有到那裏去過，他就完全發了慌，撒起腿來，一溜煙逃向樹林中去了。聽見背後卜卜的槍響，他就嚇哭了，立等着子彈落到他的背上來。

他不知道是鑽到雪堆裏去好呢，是藏在樹叢裏好呢，還是隨便向什麼地方跑去好呢。但是他看着無論向什麼地方跑都不好，往雪堆裏鑽又太費工夫，於是他蹲在一棵松樹下，往隙地那方望着。他看見蘇和夫騎着馬，跑到樹林中來了。

——噯，蘇和夫！——巴維爾叫道，——蘇和夫，我的好朋友，你幹麼，真可惡！：

蘇和夫向他揚一揚手——表示說，叫他到前面去——就一溜煙跑不見了。

巴維爾照着馬的蹄跡追去。他要想問一問蘇和夫，可是此刻他又着急又疲乏，喘不過氣來，他自己竟不能明白，他現在究竟需要什麼。究竟問什麼呢？於是他站住了，喘了一喘氣兒。

「蘇和夫，這個壞蛋，勾結上了德寇，我就應當把這件事情告訴父親說才是」，巴維爾想道，「應當把蘇和夫和坡查洛夫；以及自己的事情都告訴父親說」。當他一想到，應當在父親面前說出真情並承認他自己會親眼看見叛變，賣國的勾當，而當他報告波里沙科夫打死的情形時，他瞞住了很多的事情沒有說；他一次也沒有提及蘇和夫和坡查洛夫會面的事情，這就是說

他當了他們的秘密助手；他想到這裏就嚇得混身發抖，魂不附體，就覺得沒有勇氣把真情都說出來。

此刻他想到：「我那裏也不去，也不去找父親，也不去找蘇和夫。我就躺在雪地裏凍死吧，管他媽的，隨他們去吧！」

因為他曾聽信蘇和夫，所以他覺得很慚愧，又怕見他的父親。他就真的決心要凍死，只要不受任何人的責備。

他坐在一棵風颯倒的松樹身上，思索着，打起盹來了。「也許這樣就會凍死吧」他這樣希望着。可是當寒冷侵入骨髓時，他就不想將臨的難關了，又慢慢地走回家去了。

他到了大隙地，沒有看見一個人。在他們所住的看林小房中也空空無人了。於是他不由地走到伐木人的房裏，這裏已經五六年沒有住人了，在這裏他找到了娜達里，格魯娘和受傷的阿克謝依。

父親還沒有回來，大概是安排游擊隊員去了。娜達里和格魯娘正在忙得不開交，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她們打開木箱子，拆開麻袋，把麵粉，罐頭分開各放一堆，時時刻刻跑進房子裏叫着阿克謝依。

「記上三箱子罐頭。」

阿克謝依拿一塊木炭在木牆上劃了杠。

最後格魯娘向巴維爾叫道：「呆呆地站着像傻子一樣幹什麼？幫幫忙不好麼？」過了一會他就從院子裏跑到房中向阿列克謝依叫道：

「罐頭三箱，酒兩箱，麵粉三麻袋。」

他們不直腰地一直忙到晚上。到晚上格魯娘給受傷的綁了一綁繃帶。

好說話的格魯娘向巴維爾說道：你的蘇和夫原來是一個叛徒，——應當把他槍斃：

巴維爾沒有作聲。娜達里給他一塊麵包，一塊鹹牛肉，對他說道：

不准你離開這裏一步。明天一早還要掘坑藏東西哩。

——得哪。

——你若要走，我就打死你。

他聽見這話十分驚奇，看一看他的妹妹。看見妹妹咬牙切齒，如像父親那樣嚴厲無情地怒視着他。

——娜達里，我自己知道，我錯了，——他站起來，咕咕嚕嚕地說道，想使他妹妹不要這樣無情地輕視他。

他這一夜沒有睡覺，等他父親一宿，可是護林人終久沒有回來。到第二天的拂曉，一個偵探的小孩子跑來告訴他們說，護林人明天也不能回來。

——他要辦一件事情，——這個小孩像大人一樣說道。

——什麼事情？——巴維爾只是由於好奇心而不小心地向他問道。

小孩子向他眨一眨眼，表示說，我們知道你的勾當。

——已經宣誓了，——他帶着揚揚得意的神情說道。——起初是整個隊伍宣誓，然後每個人都宣了誓。我也畫了押，——他傲然自得地說道，然後就鄭重地告別了，臨走時又重複着某個大人的話說道：

「大雪降下幸福來，打德寇要痛快」。

這個小孩所提到的事情，在科羅特也夫底計劃中是沒有規定的。這是涅夫斯基所想出來的意見。這就是要為教員寶爾齊科夫和被李哈得少尉害死的兩個小孩復仇。大家立刻就要實行這個意見，為的不失掉時機，就決定了不要遲延下去。科羅特也夫就馬上坐下寫德文的罪狀：

「為在療養所殘害小孩而正法的兇手一名」，「為殘殺教員寶爾齊科夫而正法的兇手一名」。

有些人都要了兩三張罪狀，楚普洛夫一個人就要了十張。科羅特也夫在日記本上規規矩矩記上每個人發了幾張。有許多人立刻又定下了下次要幹的事情——為三個被殺的老太婆復仇，為教堂被毀瀆等恥，為其他被害的小孩復仇。科羅特也夫把這些提議一條一條記下來。隊伍分成了六小隊，出發了。菲多爾琴科夫帶着新的游擊隊員們往一條經過樹林子的道路上去。布梁也夫往附近的村莊去了，涅夫斯基同科羅特也夫往討伐隊的司令部去了。

在嚇死人的那天夜間，在黑暗中忽然爆發了致命的火燄。住房烘烘地燒起來了，房中的老

鼠在牆隙中，在天棚上，在地板下亂竄，咬着房牆爲自己找出路逃命。池塘後邊教堂上的警鐘忽然大響起來，一個高個子滿身鮮血抱着一個死小孩從花園裏被火光映得紅黃的雪上走過去。當維克涅爾從池塘中光滑的冰上跑過時，聽見那個不幸的李哈得在後邊喊叫，當他失魂落魄地爬到了這個可詛咒的坡查洛夫家裏時，他覺得一切都完了。自從這一夜以後，維克涅爾總是在光亮下過生活。天剛剛一黑，他就鑽在房中不敢出來，甚至是大小便他也不敢走出門洞一步。就是在大小便的時候也要別人同他作伴，不是拉着坡查洛夫底母親，就是拉着坡查洛夫。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當昏黑的夜一到來時，他就不知道怎樣辦好了。

戰勝科洛斯特列夫的光榮早已淹沒了。

必須獲得新的勝利。才能請准休假，只有那時，才能得到休假。在一個漆黑的夜間，維克涅爾把他的副官叫了來。

——快放火箭！——他緊圍着一條女人的白綢子頭巾對他的副官說道。——多多的放，使黑暗變成光亮！要時時刻刻的放，接連不斷的放！我需要白天。

過了一刻只聽窗外卜卜地響着，在黑暗中發出了光亮。維克涅爾心中安靜了一些。當然李哈得少尉說得很對——要不斷地殺人流血。大概這是會大大強健意志的。從明天早晨起，他就要動手幹起來：

這個涅夫斯基所做的事情，真是不堪忍受的，必須給他以堅決的回擊才好。

但是，維克涅爾無論如何謀劃，總是遇到靈敏的反抗和嚴酷的打擊。按照坡查洛夫的報告，——自然這些消息是片斷的偶然的，——知道涅夫斯基把自己的大隊分成了許多小的部隊。

他有「橋樑專家」，特派他們去監視不讓一個橋樑修造起來。

他有「交通專家」，他們每天拆毀五公里長的電線。

他有「講演專家」——射擊神手，他們專門光臨有德國代表出席的村民會議，用自動槍向他們「演說」。

最後他還有「單獨的復仇者」，他們都是神出鬼沒不可捉摸的人物，個個都是消息靈通，兇猛頑強的。

涅夫斯基的宣傳家到處都鑽。維克涅爾在其住房門口竟發現了他的傳單。

在各道旁花花綠綠地貼着涅夫斯基的標語，上面寫道：「快交還搶去的東西，不然，就槍斃」。

因為少尉在療養所中殺死了兩個小孩，涅夫斯基竟殺死了三四十個兵士，而在療養所失火時所燒死的人還不在其內。

在療養所失火之後，維克涅爾又逃到另一個鄉村裏去住。過了一天，各家各戶的人都逃光了，住房又起了火。他又搬到一個小湖後面的一個田莊裏去住。在這裏比較平安了些，可是他

却如處在封鎖中一般。每一個德國人從這個田莊出入都不能不遇到危險。

因為打死一個教員，就有十二個德國人抵償了性命。

維克涅爾不得已又逃到劉巴文村鎮裏安身，這裏有一條車馬往來不斷的馬路。如果不是離涅夫斯基太遠，那這個地方就好極了。可是即令維克涅爾離他更近一點，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有什麼辦法來提防充滿毒氣的空氣呢？

有什麼辦法來提防處處追隨着暗害你的黑暗呢？有什麼辦法來提防洩漏你的任何計謀的光明呢？有什麼辦法來提防凍壞手脚的嚴寒冬天呢？有什麼辦法來提防突然爆發，像天上降下的火災呢？

不敢再搶劫的兵士們，也不免凍餓而死。殺人殺得精疲力竭的兵士們，都為過去的罪惡而抵償了性命。

可是那些始終又搶劫又殺人的兵士們，也沒有得到勝利——同樣也喪了性命：

每逢星期日就必得把整個隊伍帶着全副武裝集合起來，因為隊伍中每個蠢才都背熟了這樣的標語：

「只有在星期日，才收俘虜」。

難道在別的日子能夠輕鬆一些麼？老天爺呀，當然不是的。在星期二或星期三，在某個熱鬧的十字街口，又貼上了新的標語。

在這樣的標語上列着十五六個最好士官的姓名，並警告他們說：「因為你們犯了兇殘的罪惡，要先將你們開刀正法」。在這樣的日子裏所有被宣佈罪狀的士官都不能指望了。

忽聽見窗外站崗的呼聲和俄國人的回答聲。副官進來了。

——坡查洛夫帶着一個涅夫斯基那裏的游擊隊員來到了。

——外邊很光亮麼？——維克涅爾問道。

——報告上尉，像燈節那樣光亮。

——讓他們進來吧。

坡查洛夫和蘇和夫脫下帽子，向上尉深深地鞠了一個大躬，站在門口翻譯官的後面。

——你有什麼消息報告？

坡查洛夫咳嗽了一聲。

——這個蘇和夫從涅夫斯基的隊伍中逃出來了。他允許去瓦解這個隊伍，他辦得到這件事

情。

上尉向蘇和夫問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瓦解涅夫斯基的隊伍呢？」

——要探知他們的糧倉在什麼地方？把他們糧倉搶掉，他們沒有糧食，就支持不住了。真

的！

蘇和夫正開始詳細說明他的計劃，但是維克涅爾就沒有心聽他的話。他腦海中起了一種幻

想，兩個眼睛閃閃的發光。他不眨眼的看着結冰的玻璃窗子，聽見在窗戶外面卜卜放著火箭。

維克涅爾沉默了半天，然後說道：「讓他們出去吧，我見不得俄國人。」

翻譯官向坡查洛夫和蘇和夫擺一擺手，表示說叫他們離開屋子。於是他們三個人走到了院子裏去了。

翻譯官說道：「你們到草棚裏去睡覺吧。不準到上尉屋裏去。」

坡查洛夫在自己的院子裏脫帽站着卑怯地懇請道：「翻譯官老爺，給一點吃的，好不好？」

——我管不着——翻譯官說着走了。

他們兩個還沒有進到草棚裏的時候，低聲談着：

——他們都是這個樣子麼？——蘇和夫問道。——我看這個人真是一個瘋子。

——他不算壞，是個好人，他不過是有些怪脾氣罷了。你若是在他面前，把自己罵一頓，

他就會原諒你一切。

——我爲什麼要罵自己呢？——蘇和夫說道。——我來找他是有事情，他找我來也是有事

情。

——德國人喜歡戴高帽子。——坡查洛夫帶着拍馬的神情說道。

蘇和夫說道：「我們演錯了戲。我原來想的是什麼呢？我以爲德國人都是會管家的，處處

都是周到的。

坡查洛夫笑了：「哼！你可找到，周到的地方了。我們要過自己的生活。要德國人幹什麼？你要爲自己打算。自己要有主張。」

——什麼主張不主張！像這樣的瘋狗是欺騙不了的。你給他說東，他給你道西。現在我却不知道怎樣去對付涅夫斯基才好。我原來是指望着巴維爾的。

——他是能受我們使喚的。這不算什麼！這小子是一個軟骨頭，叫他幹什麼，他就得幹什麼。

——是呀！沒有巴維爾是不成事的。——蘇和夫重說了一遍：——這是怎麼一回事，要整夜放火箭麼？——他有些不安地問道。

——上尉說他喜歡光亮。搗亂鬼，混蛋東西。習慣了，就好了。火箭不是炸彈，傷不了身體；好吧，我們睡覺去吧，到明天早晨我們再商量商量。我們的工作還多得很哩。

他們摸索着走到草棚裏，鑽到草堆裏睡覺了。

*

*

*

在十一月六日，十月革命節的前夜涅夫斯基率領着游擊隊在離舊根據地三十五六公里的地方幾間荒涼的泥煤工人住過的房子裏駐紮下了。這個地方又不方便又沒有樹林掩蔽，道路又

壞，經常在這裏駐紮是沒有意思的，可是，休息休息避寒取暖是可以的。

十月革命節是蘇聯最盛大的節日。每個蘇聯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離祖國多遠，在這個節日都覺得他是處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跟前。涅夫斯基不願意改變日常老規矩，所以召集了整個的隊伍來休息休息，慶祝節日。

游擊隊員在土窖中燒着了爐子，從菜園中挖來了稍凍凝的土豆兒，把茶壺灌上池沼中的黃水，放在爐子上。

他們開玩笑的說道：「不用泡茶葉了，這樣的水就如茶水一樣。」

涅夫斯基住在一個大房間裏頭。當游擊隊員洗完了臉，暖和過來以後，他就把他們召集到自己屋裏來了。

——我們若分開到各個土窖中去睡，那到夜間就難得叫齊。弟兄們，你們都按照營房的規矩一個挨一個在這裏躺下吧。在睡覺以前，我們來慶祝慶祝我們的光榮節日；談一談心事吧。

就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在莫斯科開始了講演。汽笛的警號叫醒了滿街昏黑的京都，在空中爆炸着高射砲彈，敵機哼哼地飛叫，但是人們都穿過黑夜的危險來到這個燈光明亮照耀着鑲金的大理石柱，燦爛輝煌的棟宇中。斯大林在講壇上立着，在他周圍團團圍着他的學生、戰友及朋友，他們都是久經殘酷困難的戰鬥而常勝的戰士。他在戰爭的時期中顯得瘦了，可是這却使他顯得年輕了，他彷彿是在國內戰爭時的容貌，未曾經過那時以來一切艱辛鬥爭似的。

國家經受了許多患難，許多領土和人民都在德寇鉄蹄下痛苦呻吟。全體人民都晝夜爲祖國命運擔憂，心情萬分緊張。但是斯大林不惟外表顯得鎮靜堅毅。而且從他那鎮靜的姿態，平穩的手勢，和他那微瘦而健康的面容上現出的真率美麗的微笑中透出一種偉力來。

在這個時候他的偉力傳遍了全國，透過了每個人的心靈，號召他們，鼓舞着他們，並預告着勝利之到來。

斯大林底聲音透過風雪霏霏傳到高加索雲霧繚繞的峭壁懸崖間。在那裏有一個騎馬的人，把斗篷拋到汗浸浸的馬背上，點着脚尖如跳舞似的走到一所山房中，一聽見莫斯科傳來的聲音就站在門口絲毫不動地靜聽。它透過汪洋澎湃的冰濤傳到了北冰洋，在那裏有一個海員在潛水艇的司機房中，閉着眼睛微笑地細聽着從莫斯科傳來的聲音中吸取堅如鋼鉄的意志。它透過戰地槍砲的轟鳴傳到了一個燒成灰燼的小小的俄國城市中，在那裏有一個小孩聽到由莫斯科傳來的聲音，就對他受傷的母親低聲說：

——媽媽，小點聲！：這是斯大林說話呀！：媽媽，不要哼！你哼我們就聽不見了！：在這個屢遭失利憂患重重的嚴酷沈重日子裏，只有斯大林的聲音高呼勝利預告凱旋。

在北方的天氣已是晝短夜長，終日昏黑，可是戰鬥的激烈甚至在黑暗中也毫不減弱。甚至救護傷兵，都全靠摸索着，才能找到。

紛紛的大雪掩沒了小道，陷落到掩蔽壕中，戰士們的氈靴裏和袖子中都鑽滿了冰雪。

肅肅的風雪啊，你盡量地吹吧！把斯大林的聲音吹遍到全國去吧！把得救的信念灌注於人們的心靈中，號召俄羅斯去作戰吧！

只有在依爾明遮天蔽日大樹林中，在這一夜間沒有聽見斯大林底講演。

當游擊隊員都召齊的時候，涅夫斯基說道：「我的話並不長。先給你們祝賀節日！今天我們不是紀念平常的節日，而是紀念勝利，紀念我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日子：第二，希望我們快快得到勝利。德寇的頭盔是鋼的，而精神却是病弱的。我們一定能把他們打垮。可是一定要厲害地去打，手腳不停地去打。我們宣誓，要打到最後的一個人。我們第二個宣誓，是要堅守故鄉，一步也不稍退。我是個什麼人呢？我是個平常的護林人。我今年五十六歲了。我一生什麼也沒有見過，也沒有學問，在森林中過了一輩子。戰爭一到來，我才看見了我們的生活。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它。我們的漂亮生活就在眼前。我也沒有很大的權力，老實對你們說：我現在是站在家主地位來看我們的生活的。我認為在這裏早就應當蓋一個鋸木工廠，在那裏要蓋一個醫院。在另外的地方要開一個打魚場。或是把那一條道路修寬一些。我恨不得馬上就着手幹起來，我著急得手癢，要使勁來幹一幹，滿一滿心願。戰爭一完，我們馬上就幹起來。難道我們還像先前那樣過日子麼？我們的日子更會快樂百倍！我們一刻鐘也不要多睡了，我們的心更聰明了，成了主人的心了：我們第三個宣誓就是：德寇是我們的敵人，賣國的叛徒更是兇惡十倍的敵人。不管他是什麼人，一點也不能留情：科羅特也夫看破了蘇和夫同坡查洛夫都是德國人底走

狗，替德寇司令部做好細。除了這兩個壞蛋以外，在我們區內再沒有一個當叛徒的人，我們一定要他們的狗命。我把蘇和夫放走了，這是我的罪過。現在我答應你們，我要親手斬掉這兩個叛徒。現在誰有什麼心事話，就請說吧。

阿列克謝很興奮地聽着涅夫斯基的話。他抬起身來，瞪起眼睛注視着講話的人。他的嘴唇微微地顫動着，在他的蒼白枯瘦的面頰上燒起兩團紅雲。他刮了臉顯得更年輕了，好像小孩子一樣。在他削瘦的臉上顯出與高采烈的神情。

他說道：『我再不能去殺德寇了，可是我很高興，我會殺過德寇的確，我們現在只有殺德寇才能過日子。袖手旁觀的人是不會過好日子的。他將被萬人咒罵，朋友們會白眼看待他，父母會不要這樣的兒子，老婆會不要這樣的丈夫，他的名譽就會敗壞淨盡！涅夫斯基同志，你說得很有道理：』阿列克謝一陣咳嗽打斷了自己的話。他還想說下去，但是沒力氣了，只好擺一擺手罷了。

科羅特也夫向涅夫斯基說道：

——我要把他送走才好。不然，這小夥子就完了。

涅夫斯基一面看着娜達里關心心地給阿列克謝蓋上被子一面回答道：『一有機會，就把他們送走』。

*

*

*

涅夫斯基說道：『好吧，現在我們來唱一個歌，快樂快樂吧。娜達里會拿出一些吃喝來，

款待我們過節。娜達里去把吃食拿來。」

科羅特也夫贊成了他的提議說道：「今天喝兩杯酒，可真不錯；許久沒有喝了，我到忘掉它的味道了。」

布梁也夫答道：「在你們城市裏喝酒是論杯，我們這裏喝酒是論碗。用軍人的話來說那就不是論碗，而是論砲彈筒，不是論瓶子，而是論炸彈筒。」

科羅特也夫笑道：「給我斟上一炸彈筒，那我就喝好了。」

涅夫斯基忽然向科羅特也夫問道：「我聽說你唱得很好，是真的麼？」

「我嗎？當然呵！低嗓平嗓都能來兩下子。你問這個幹什麼？」

「你有這個本事，正好拿出來過節。你唱一個歌，不好麼？」

「無緣無故就唱麼？——他聳了一聳肩膀。」

「爲什麼無緣無故？我們請你唱。這就是緣故。再者，今天是過節！」

科羅特也夫笑道：「好吧，若是這樣，那自然我就要唱一個；可是不知道，空着肚子唱出來唱不出來？」

「唱吧，唱吧！好朋友，唱得不好就不給你吃了。」

「我不知道，他會唱不會唱，人倒是不錯。——楚普洛夫插了一句。」

科羅特也夫站起來，靠着吊鋪，嘴唇咕動咕動地開始說道：

「我到你們樹林中來的時候，我覺得它死沉沉的，沒有一點兒生氣；其實，它向來也沒有

看見過像現在這樣沸騰燦爛的生活！我們是堅強的人民。我就來唱一曲這樣的歌吧，他呼了一口氣就唱了起來。

「啊，峻岩粉碎着怒號的浪濤，
雪白的浪花旋轉着向後奔跑，

堅強的灰色的岩礁，

抵抗着襲來的浪潮：

在大海中屹立不搖：

他唱得很有力，但是很生疏，顯然很久沒練習過嗓子；可是聲音又深刻又真誠。

他唱的是「薩德科」歌劇中的一段瓦梁克商人曲。這是歌頌北方雄偉氣象的最有力的莊嚴歌曲，在低音中要算是最雄健的了，詞句與音韻和諧，其聲悠揚一貫。他唱着這一段歌曲無異唱出了自己的衷情，吐出了肺腑的話。

堅強的岩石生成了我們瓦梁克人的骨格，

澎湃的海濤變成了我們的血脈。

靄靄的雲霧形成了我們神密的思想。

我們生在海中，

我們死在海中。

瓦梁克人有銳利的寶劍與飛箭，
他們百發百中的殺敵。

北國的人民神勇無比，

他們的渦金神何等偉大，

他們的海嚇嚇震怒不已。

游擊隊員都屏息凝神聽着他唱歌。

當科羅特也夫唱完了這一曲，涅夫斯基讚嘆道：「好嗓子！真是鉄嗓子！」，可是他把手一擺表示說：不要妨碍我！現在他又唱起了雅滋科夫作的古曲。當他少年，開始問世，立志建功的時候，會唱過這個歌：

「我們的海洋一片毫無人跡，

晝夜澎湃奔騰怒號不息；

他唱着竟被這些詞句音韻的緊張力量感動得顫抖起來。這又不像是唱的別人的歌曲，而是吐露自己的心情。他不是唱歌而是講演鼓起人們奮鬥。他不像是歌人，也不像是作這首奇妙歌詞的詩人，活像一個領導戰士去赴湯蹈火的戰略家。

弟兄們勇敢起來吧，

暴風張起了我的船帆」。

他唱完了——竟沒有一個人鼓掌，也沒有一個人作聲。

只有娜達里（她已轉來並且聽了一半歌曲）一個人找到了事情做，她拖着茶盤走到屋中心，遞給科洛特也夫一杯勝利品的酒。

他沒有作聲，微微點一點頭，拿起酒杯一飲而盡。

——這就是你們的砲彈筒杯子麼？——他微笑着問道。——好像是小孩喝的杯子哩。

他覺得大家都恭敬地看着他，於是慢慢地、莊重地、恭恭敬敬地又喝了一杯。

於是大家都哄然大笑了。

——藝術家！活像藝術家！：唱歌也好，喝酒也好，樣樣都是行家。

娜達里又迅速又敏捷地把幾瓶燒酒放在桌子上，並把鹹牛肉片放在小板子上。

——娜達里，你收拾收拾準備上路吧，——父親低聲對她說道。——你把阿列克謝依送到

司令部去，醫治醫治吧。

他現在一點也不聽人勸說，真任性，——她低聲回答道。

——那你就要好言好語地勸說勸說他，叫他聽說才好。

娜達里很快地把吃食放好以後，立刻就跑到阿列克謝依跟前去了。她看見他的眼睛閉着，

但是她覺得，他並沒有睡着。

——阿列克謝依，同你說幾句話，好不好？

他睜開眼，微微地笑了。

——我正在算卦：我想着，若是計算數目，算到一百個，你還沒有來到，那就預兆我的事情不好。可是我還沒有計算到四十個，你就來到我的跟前了。

——阿列克謝依，爸爸叫我送你到司令部去——娜達里一下子就說出來了

——阿列克謝依搖了一搖頭。

——我若是累贅別人，那爲什麼又派人送我，叫別人担險呢？等到我的腿稍微養好些，不再咳嗽的時候，我們再說吧。我若是自己覺得沒有用處，那我自己就會走開的。

——你不是還可以回來麼，——娜達里羞怯地堅持着說道。——把你的病治好了，我們就可以轉回來。那時你就強健了。

——現在不是麻煩人的時候：

游擊隊員們唱起來了，此刻小聲說話難得聽見了。

——娜達里，你坐下，我們聽唱歌吧。

——你說完了麼？

——親愛的，我說完了。你坐下，我們聽一聽，他們唱的怎麼樣。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末。

涅夫斯基的游擊隊打了一年勝仗。德寇現在鑽到村莊裏取暖，很難把他們趕到寒冷中去。

但是游擊隊已集下了經驗。他們會奮勇無畏地襲擊德寇佔領的村莊，奪獲輜重車並毀壞交通。所以德寇不得不從溫暖的住房中爬出來追趕他們，在冰天雪地裏繞圈跑着尋找涅夫斯基，但終久是徒勞無益的。

現在護林人已經有了七支隊伍。他們總是分開單獨在各處活動。

楚普洛夫剛剛在澳里金斯克燒毀了德寇的倉庫，科羅特也夫在這一天，也在離澳里金斯克二十多俄里地方的馬路上襲擊了德寇的隊伍，而涅夫斯基又在另一個地方抓着了他們的交通兵。

現在涅夫斯基底神出鬼沒、不可捉摸的活動已成了奇聞神話。德寇會懸重賞捉拿涅夫斯基。

有一次，他給自己的游擊隊員們穿上紅軍兵士的制服，派那個直到現在總是穿着德國軍人大衣的科羅特也夫帶着穿德國軍裝的兵士押着他們，並把他們解進城裏去了。

遇見他們的德寇問道：

——你押解的是什麼人？

——是俘虜。帶他們去作工的，——科羅特也夫答道。

——好吧。你是什麼人，是捷克人麼？

——是捷克人。——科羅特也夫恭順地答道。

——你們斯拉夫人就是這樣啊。自家人監視着自家人。過去吧！

到黃昏的時候，他們來到了城中，在黑暗裏趕到了城防司令部，打了進去，解放三十多個被捕的居民和一百多名被俘虜的紅軍兵士，消滅了一排德寇的值班兵士，槍斃了城防司令，獲得了兩架機關槍，得勝出城去了。

又有一次，科羅特也夫會想「建築橋樑」。游擊隊員同集體農莊莊員一齊共有三十多個人，在青天白日把一座完整的三拱橋拆掉了，並在不遠的地方用拆下來的材料重新建築一座橋。在這一天內在拆毀的橋跟前停聚了一百五十餘輛雪車。當天一黑的時候，游擊隊員們放下斧頭，拿出自動槍來，當地打死了五十多個德寇，安安靜靜地走到樹林中去了。

有一次，布梁也夫曾襲擊了一個小火車站，並將該站佔領了一晝夜多。當他退走的時候，會命令把小鋪中的瓶子和痰盂都埋到雪地裏，表示着，在鐵路附近都埋下了地雷。

以後德寇派了一連工兵去掘這些痰盂掘了整整一天一夜，於是鐵路交通也停止了。

菲多爾琴科夫率領着「單身戰鬥員」也作出了奇妙的事情。他們，有時候，竟在雪地裏一直埋伏到十幾點鐘之久，在路上等着德寇，而德寇沒有一次能從他們手中逃出活命的。

維克涅爾上尉被撤了職，從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寇中派來一個新人補他的缺，此人名叫考烏里巴斯爵士，會說俄國話。這個強盜開始就把那些有同情涅夫斯基嫌疑的村莊都焚燒了。

於是，有幾個村莊的老百姓就毀壞了火爐，逃往樹林中，把門框窗戶都帶走了。

考烏里巴斯一見情勢不好，就馬上改變了策略，再不敢動老百姓了。他曾企圖在某村莊裏組織市集，允許給老百姓們『定買』製牛奶油的機器，甚至允許給那些守秩序的村莊演電影。

但是，老百姓的憤激已忍無可忍了，再不能將這種所謂安靜生活過下去了。所有的人都奮起同德寇拚命了。能幹的都投入涅夫斯基的隊伍中了，留在家裏的人，都設法凍死德寇，用火燒，用斧砍，用各種方法撲滅他們。

有一次，一個小孩跑到涅夫斯基這裏，給他帶來了一個德寇軍官的皮包，在裏面裝的有地圖和文件。

奮起殺敵的人日益衆多了。涅夫斯基用心地收集了很多槍枝。因為他知道將會有一天，老百姓會如排山倒海般的起來反對德寇。

在十二月間，他得到了消息，知道在討伐隊司令部駐紮的地方劉巴文，運到了武器，並且已決定無論如何非去把這些武器奪過來不可。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不幸的事情。德寇發覺了他的兩個基本祕密食品儲藏庫和兩個埋藏軍火的土坑。他的隊伍陷於極困難的情況中了。

涅夫斯基第一次着慌起來了。怎樣辦呢？不幸，科羅特也夫又不在隊伍中，他到某城附近的蘇維埃農莊中去了。楚普洛夫還在葉科洛夫村附近打仗。這件事情又不容遲慢。

「這事少不了蘇和夫作鬼」，——涅夫斯基這樣想道，而他却想不出任何的出路來。但是，一個人每逢遇到走頭無路的時候，在面前就會現出指路明星，——或是某個現成的

例子，或是什麼人說過的使人興奮的一段話，或是什麼人的熱烈的號召；——那他就竭盡心力撲向這顆明星，一直向它奔去不到逃出患難不止。

他現在也是這樣，忽然在他腦海裏現出了薩哈林底話來：

「主要的是，任何時候都不要失掉前途！失掉前途的人一定會遭受失敗的！」

雖然護林人不很明白，什麼是前途，可是他想着這就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和信仰，這就是不可摧毀的基本活動法則，這個法則會確定整個方向和活動底全部性質。

前途，這就是向前，——涅夫斯基這樣想道，他僅明白了它的最簡單的意思。向前，這就是說，要向前面看去。這就是說，無論如何也不要向後退一步，而當情形越壞，越困難的時候，那就越要努力前進，只有努力前進。

於是他就迅速地帶領着自己的隊伍開向前邊去了，即是，開到德寇深後方去了。當德寇在樹林中找他的時候，他却在大馬路上出現了。

*

*

*

因為阿列克謝依腿上的重傷，身體衰弱，尤其是不堪忍受的咳嗽使他臥床不起，所以還不能把他送過戰線那邊去。但是娜達里却準備着急速起程，她竟着急得一刻也不能遲緩似的。

——「噯呀，你就是我的禍害！」——她喃喃地說道，在空空洞洞的房中徘徊着，一會兒把一

些東西裝在行囊裏，一會兒又把一些東西從行囊中掏出來，並且不斷要求父親，要他讓格魯娘膽出功夫來接受埋藏起來的軍用品和食糧的賬目。

在這個急忙的時候，巴維爾竟然成了她所最需要的人了。他父親同科羅特也夫就決定派他同娜達里送阿列克謝依去。巴維爾明白表示他很滿意他們這樣的決定，所以就盡力幫助他妹妹收拾東西。有時候，她竟派他到一個他所知的倉庫去替她拿什麼東西，有時候，他幫助她去埋藏新的勝利品。他現在完全改變了，他既然不用蘇和夫也能夠達到他老早就想離開此地樹林的幻想，所以他就不想蘇和夫了。

主要的是因為阿列克謝依病重，所以遲延着不能馬上起程，可是請了幾天假回去看她孀娘的格魯娘現在也還沒回來。

有人傳來消息說，她到明天晚上就會回來，而且她坐着回來的那輛雪車就會送着阿列克謝依，娜達里和巴維爾起程前往。

忽然在幾刻鐘內，一切情形都改變了。

在早晨十點鐘，整夜沒有睡覺的游擊隊司令部正在熟睡的時候，有一個交通員騎着馬從普洛夫所在的那個村莊裏，——這個村莊緊靠着那個小火車站，——來到了。此時值日的是巴維爾。他馬上就叫醒了他父親。大家聽到了這個新消息都震動起來了。從小火車站傳來的消息說，在該站上來到了一趟列車，載着十五輛坦克，已從火車上卸了下來，並已探知，這些坦克今天就要經過大馬路開往甲城去。（即是，這些坦克將有十二公里的路程要沿着葉美里科夫一

毀森林邊上走過)。這個交通員又說道，坡查洛夫和蘇和夫二人担任給該坦克隊引路。

他們把科羅特也夫也叫醒了。

——決不能放過這樣的機會，——涅夫斯基向他說着，把自己區域的地圖打開放在桌子上，戴上了眼鏡，這是他極其興奮的表徵。因為他在安靜的時候，不戴眼鏡也看得很清楚的。

——布梁也夫在那裏呢？

——他放埋伏去了，——巴維爾規規矩矩地站起來回答道。

——科洛濱克到那裏去了？

——他到鐵路上去。同非多爾琴科夫的隊伍一塊去拆取通到澳里金斯克的電線去了。

——顧巴列夫呢？

——他在司令部守衛。

顧巴列夫是當過指揮官的幹部。所以涅夫斯基就派他教練青年隊員，這個工作在掩蔽周密的司令部根據地來進行是最方便的。

——楚普洛夫在那裏呢？

——他領着一隊人去拉乾草去了。

——涅夫斯基同志，你等一等，——科羅特也夫說道。——現在我們在地圖上來指出我們各小隊分佈的情形。那末，布梁也夫，大概是在這裏。是不是？科洛濱克是在這一帶附近。是不是？我看，顧巴也夫就在這個地方，而楚普洛夫，想必是，還在這個地點那邊：不對，這樣

一點也不成功：原來我實在就不願意叫他去拉這些可恨的乾草的！

楚普洛夫從德寇手中奪得了集體農莊的馬匹以後，他決定了把乾草都拉到樹林裏去儲藏起來。因為到各村莊去拉乾草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在那裏拉三天三夜乾草了。

——要到當地去看看才行，——涅夫斯基站起來說道。——巴維爾你去備上兩匹馬：不是要備三匹，你同我一塊去吧。

——你往那個地方去呢？——科羅特也夫問道。——老哥，地方不是很多麼？

——楚普洛夫離馬路最近。我們先同他發生聯繫，然後走到馬路上再作決定：兄弟，——他握着交通員的手說道，——你就馬上轉回去。若是能辦到，那你就通知我們，那些坦克出發了沒有，是往那裏開：

他們轉瞬間就準備好了。

——娜達里，你到這裏來。你小聲告訴我，在科索魯赤那邊的道路上我們藏的有什麼東西沒有？

——那是一個沒有掩蔽的地方，在那裏一點東西也不能藏。

——在楚普洛夫附近的地方也是什麼都沒有麼？

——在他附近的地方有一個坑，藏的有酒精，還有兩桶煤油，是在一座小橋跟前，我把那個地方做得像一個德寇的坟，上面放了一頂鋼盔：你很快就轉回來麼？

——到晚上我們就辦好了。

涅夫斯基，科羅特也夫和巴維爾來到馬路上的一個地方。在這裏有一座小橋，橋下有一個「德國人」的坟墓，還有一條小道通到樹林中去。他們在這裏看見了楚普洛夫拉乾草的雪車，就叫這些雪車停下。楚普洛夫離此地不遠。他們又派一個人去找他來。

科羅特也夫向涅夫斯基問道：「你想好了辦法沒有？」

——還沒有，總還是要準備才行。

楚普洛夫騎着一匹沒有備鞍子的馬飛奔而來，他離老遠就叫道：

「我來了！立等着打仗！」

涅夫斯基把坦克的消息告訴了他。大家沉默了一會。

——你帶來的人多不多？——涅夫斯基問道。

——人夠使用的。燒坦克的瓶子我們也有。隊長，可是現在的時候不好，——楚普洛夫看

着太陽說道。——正是晌午麼，也許晚些吧？

科羅特也夫看一看錶：

——一點，十分。

——現在不是好時候，——楚普洛夫又說了一遍。——若是我們青天白日來進攻坦克，這是會倒霉的。一定會倒霉，隊長：別動！不要鬧！：安得雷，你快上這棵松樹上去！——他對一個年輕隊員說道。——還是我的耳朵響呢？：

——是的。來了，——這個小孩興奮得啞着嗓子叫道。

——報告隊長，這樣不行。讓我把雪車從馬路上趕到小路上來，——楚普洛夫踏着深雪向停住的雪車跑去。

——站住！

此刻在涅夫斯基的腦海中現出一種軍人所具有的如數學般準確的心機，他的知識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本領。

——楚普洛夫，你快把乾草堆到馬路上，一排一排的堆起來，趕快！……科羅特也夫，巴維爾，你們到橋下去，把那個坟墓掘開！

誰也沒有懂得，這個命令能生出什麼結果，但是這個命令是不容爭辯的，大家都竭力來執行它。他們都絕對服從隊長的意志，什麼也不想，一心一意地來確切執行這個命令。

十車乾草分成二排，每排五堆，在馬路上堆起來了。空的雪車開始要拉到旁邊小路上去。

——不要動雪車！把雪車擺到乾草堆後邊！擺成三層！趕快！……把火油拿上來！楚普洛夫！你去指揮擲瓶手。

楚普洛夫卸了幾車乾草以後，滿身汗流，連呼帶喘，一聲不響火速跑向橋那邊擲瓶手那裏去了。此刻他還不明白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但是，當他用手擦去臉上的汗，一口氣跑到了橋那邊，看見他們把煤油桶向馬路上滾的時候，他就完全明白了涅夫斯基所想到的全部計策。

——好極了！——他啞着嗓子說道。此刻他已經完全明白了一切設施並很佩服這個計策，

現在已用不着任何指揮了，因為他已經徹底了解了作戰的計策。

可是科羅特也夫在橋下邊什麼也沒有看見，所以他很擔心，他曾看了涅夫斯基幾次，看見他在一大棵松樹後邊呆呆地站着，在松枝上蒙着一層一層的白雪好像白糖一般。

然而當他看見他們把煤油桶滾到馬路上，並把桶打開的時候，他立刻也看明白了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他也完全懂得了。

——楚普洛夫，你看現在的時候怎樣呢？——他叫道。——現在，這還不是我們的好時候麼！

——管他媽的什麼時候不時候，我要同他們拚一拚。——楚普洛夫一面答道，一面把他的隊員埋伏到一個稠密小松樹叢中的深雪裏。

此刻坦克隊已不遠了。

那個從松樹上先看見坦克的安得雷，爬下來取下帽子，盛着煤油酒在乾草上和雪車上。巴維爾同另外一個人也學着他這樣幹起來。涅夫斯基跑到了他們跟前，哼了一聲，就掀起那個煤油桶來，把它倒到雪車和乾草堆中間的道上了。

他那緊張得發抖的手擦着火柴，喊道：

——你們趕快到樹林子裏去！把馬趕走！安得雷，你騎上馬，去叫顧巴列夫。告訴他說，叫他在離這裏三四里的地方，也搭起這樣的障礙物來！巴維爾，你去叫布梁也夫去！

一剎那間，火簇烘烘地捲起來了，如火山一般橫在馬路上。

——射擊神手先開火，然後再拋燃燒的瓶子！——涅夫斯基一面叫着，一面掏出手榴彈來，埋伏到火牆旁邊的渠溝中了。

頭一輛坦克轉過彎來，看見了前面的火燄，馬上就停下了，前後一掙幾乎跳了起來。坦克上的機關槍向着火燄，馬路兩旁邊和附近的森林掃射起來。第二輛第三輛坦克把軛一關，橫着停在馬路上了。後邊的坦克看不見了。涅夫斯基稍微抬起頭來看一看，看見楚普洛夫那邊沒有動靜。他想着：也許這是對的。要等一等再動手。

頭一輛坦克把砲口降低下來，向前邊開了兩砲，打算使砲彈爆發震動空氣，藉此會把火燄撲滅。只見一陣烘烘閃耀的旋風把乾草吹向空中。

「哎，這個楚普洛夫，真慢，鬼東西！」他正在這樣想着，楚普洛夫的手機關槍已響起來，然後在稍遠的地方手榴彈也爆發了，在轉彎後邊更遠的地方自動槍也嘩嘩地掃射起來。

涅夫斯基抬頭看一看天空。望見好一個可惡的無風無雲的光亮晴天，知道黃昏是不能很快就到來的。

「還要費很多氣力呀，還有很多的工作。」

他又抬起頭來看一看，看見頭一輛坦克一砲連一砲地不斷向前射擊。乾草被砲彈擊上天空又落到馬路旁邊，露出了雪車壓成的薄牆。他又一一看：就氣忿忿地帶着威嚇的口氣叫道：「你瘋了麼？真是禍害！」——他起來就向着科羅特也夫一直跑去了，科羅特也夫正在向馬路上滾着第二桶火油，他想把它燃着，再把它踢到坦克跟前去，轟轟的砲聲和機關槍響震得他緊緊

地皺着眉頭。

涅夫斯基一手把科羅特也夫從馬路上拉下來，一脚踢開火油桶，然後跳到橋下邊，掏出一顆手榴彈，照着油桶拋去了。

坦克發了火，好像是它老早就等着這一手似的。

煙霧籠罩着馬路兩旁。此刻楚普洛夫指揮的擲瓶手和射擊神手也一齊動作起來了。

「哎，謝天謝地，可開始了，——涅夫斯基長吁一口氣說道，抓了一把雪，塞在嘴裏。可是，科羅特也夫，像你作出這樣的事情，就該挨打。」

爲什麼事情？

爲糊塗事情。

爲什麼糊塗事情？

誰會在機關槍的火下滾油桶呢？

你不是一樣麼？

「我怎麼？我只是把你們分開了，把你拉過來，把油桶踢過去。你的性情太熱烈，站在火油桶跟前是危險的！」

坦克上的火更熾烈起來了，只聽得一片聲響。

涅夫斯基翹起頭來向着火線說道：「這就是我們游擊隊的太陽！」

：到晚上，顧巴列夫來到的時候，已經結果了五輛坦克，其餘的坦克沒有敢衝向前面來，

又轉回小車站去了。

——布梁也夫爲什麼沒有來？他不聽命令麼？——涅夫斯基問道，他本來很滿意今天的成績，可是他遇到這種情形，却故意咕咕嚶嚶地發小脾氣。

——布梁也夫去放埋伏才回來，——顧巴列夫答道，——他在家裏喝茶哩，大概沒有得到命令。

——巴維爾也在那裏麼？

——巴維爾不是跟你一塊來了麼？：

——原來是這樣呵，這一定是蘇和夫現形了。巴維爾一定是被他們抓去了，——涅夫斯基把手套拋到雪地上慢慢地說道。——要知道，這小子沒有胆子，恐怕會給我們惹出禍來！

*

*

*

當坦克一遇見火的障礙，停下的時候，蘇和夫就從縱隊中間載着零件的汽車上跳下來了。頭一輛坦克還在射擊。游擊隊還沒有動作。他和坡查洛夫就踏着深雪繞過橋旁的樹林一角，走到了一條小路上，在這條路上有剛才掉下的乾草。

蘇和夫說道：『我們在這裏一定可以捉到一個』。

游擊隊同坦克打仗越打越厲害了，可是在小道上還是空無人影。

他們白白在雪地上埋伏了一點多鐘之後，坡查洛夫低聲說道：『白費工夫。我們轉回去好了』。正在這個時候巴維爾騎着一匹沒有備鞍子的馬，來到了他們的跟前。他們馬上把他抓住

了。

——你是跑來找我們的麼？——蘇和夫一面搜查着他，一面問道。——那我們就要酌量辦理。

——用不着同他說，他還沒有清醒過來，——坡查洛夫咕噥着說道。

——爲什麼沒有清醒過來？——蘇和夫驚奇地說道，——謝天謝地，他並不是外人啊。

他們下了他的槍，背綁着他的手，把他帶到小車站去了。

在路上蘇和夫對巴維爾說道：「你不要學傻。你也能夠救你自己，也能夠幫助我們。你願意我們放你麼？」

巴維爾沒有回答。

——你先說：倉庫在什麼地方？再說：娜達里在什麼地方？我有一個計劃！我們把倉庫告訴德國人，使你父親的事情垮了台。那他就會過到戰線那邊去。我們也就跟他去。娜達里嫁給我。他難道還會反對他自己的女婿麼？他是不會把自家的醜事向外揚的。

——我父親什麼都敢幹。——巴維爾說道。

——你等一等，我說完了你再說，——蘇和夫打斷了他的話。——你願意告訴我們倉庫在什麼地方麼？

——不，——巴維爾惡恨恨地答道。——我也不把娜達里出賣給你，我也不會告訴你倉庫。你這個混蛋東西。你只是陷害我。

——那就要拷打你。

——你把我打死吧，混蛋東西！死了也比同你們一塊鬼混好些。

——現在這是同你開玩笑的，厲害的還在後頭呢。——蘇和夫笑道。——我們暫時把你藏起來，不讓德國人知道，然後你自己就會知道，我們對你是有好心好意的。但是你往前走，不准回頭看，你若是想跑，我們就打死你！

他們讓巴維爾在前面走，他們跟在他的後邊。

蘇和夫說道：「我可以教訓教訓他。他是一塊豆腐渣，我還不知道他麼？」

——你要保留保留他性命麼？

——那當然是的。

*

*

*

到第二天娜達里和阿列克謝依從伐木人的房子搬到一個倉猝挖成的土窖中。這是在一個冬天也凍不結實的大沼澤旁邊，這裏極偏僻荒涼無人的足跡。游擊隊在擊潰了坦克以後，就調到鄰近的區域去了。

涅夫斯基向他女兒說道：「現在送你們走是有危險的。當我還沒有把這個蘇和夫結果的時候，到戰線上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他大概晝夜都在半道上埋伏着。我去把他們驅逐到遠的地方去。在十天內我就回來。你不要掛念我。」

娜達里立等着她的父親回來。現在她的心情只是渴望着她同阿列克謝依將來的道路。她想着這條道路就是她唯一的幸福，惟一可以免去災難的前途，若沒有這個前途，那她現在的一切

都就沒有意義，沒有用處了。如果打斷她這條道路，那她的生活就會停頓而枯死。

娜達里每天早晨起來，小心的向外面望一望，燒着爐子，煮上荊芥藥，熱一熱豬油，然後吃早飯。吃完了早飯拿着斧頭到外邊去劈柴。以後又燒着爐子，坐在爐旁邊，剝土豆兒。晝短夜長。到吃午飯的時候天已黃昏了。

阿列克謝依蓋着一件皮襖，躺在爐旁的吊鋪上。

娜達里會坐在他身旁或是低聲唱歌或是談着他們將來的生活。

——阿列克謝依，在你們那裏現在恐怕已經到了春天？

——好妹妹，現在我們那裏也還是冬天。不過我們那裏的冬天很暖和。

——我想去看一看，怎麼冬天會不冷呢？我就不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

她或是問到高山、橘子和葡萄等等的情形，她微微地笑着不相信會有山、有葡萄、有不上凍的冬天。小小的鉄爐子只烤得娜達里的臉有些發痛，而她只是無精打彩地眨了一眨眼睛，沒有移動。她只是幻想着乾燥酷熱的南方。讓它烤着吧，烤得發痛也不怕！

她說道：『到路上要把靴子丟下。我們到了你們那裏去，天氣那樣熱，還能穿着皮襖和靴靴亂跑麼？恐怕人們會譏笑哩？』

阿列克謝依打斷了她的話，很清醒的吹散了她的幻想：

『現在戰線在什麼地方，我們還不知道，我們要走幾天，我們也不知道。』

於是她從火邊抬起頭來，驚駭着沒有作聲。現在不是打仗麼，到處都在打仗！他們睡覺睡得很早。每天夜間週圍都有狼叫。在某夜間，一羣狼有二十多頭開着人的氣味

繞着土窰打圈子，抓撓着凍透的窰門號叫了一通宵。

黑夜長得使人疲倦。

——「哎呀，父親快快回來就好了！」

可是她父親恰恰不走運氣。涅夫斯基在三個星期內不斷的打着勝仗，最後他忽然被上尉考烏里巴斯的討伐隊包圍了。戰鬥繼續了一整夜。每一個游擊隊員都抵擋五個敵人。楚普洛夫一個人曾殺死了九個德國兵士。布梁也夫把子彈打完了以後，就去衝鋒，用槍托向德寇腦袋上亂打一起。顧巴列夫隊伍中的一個年輕游擊隊員瓦西里科夫拿着手機關槍衝到德寇的側翼，在三點鐘之內向他們猛烈掃射，射得他們都鑽到雪中，失去了主動性，並打開了他們鉗子式的包圍。顧巴列夫受了三十四處傷，他的心與放在心窩間的黨證一共中了五顆子彈。中了兩次傷的格魯娘躺在雪地上還給受傷的人綁傷。

戰鬥是在劉巴文村附近發生的。這個村莊在戰前是很富足著名的，因為它有很好的集體農莊，出產牛奶、豬肉很多，大麻收穫尤其豐富。可是現在這個村莊因遭受飢餓而荒涼了。考烏里巴斯的司令部就駐紮在這個村莊裏，德寇在這裏的橫行暴戾是特別殘酷的。

在拂曉的時候布梁也夫打開了德寇鉗子式的包圍，游擊隊員們已逃出了敵人的包圍，而涅夫斯基決定無論如何非進攻劉巴文村不可。

此刻涅夫斯基肩上已受了傷，重傷削弱了他的身體。他對科羅特也夫說道：

「我們的人都很疲倦了。現在退却是很困難的。受傷的人很多。我的計劃是這樣——你同

楚普洛夫帶兩隊人去包圍德寇，向他們的司令部，向着村莊進攻。到晚上的時候就從他們的後方猛攻。如果我們遭受困難，那德寇會更加倍困難。若是向他們的後方猛烈進攻，那他們就會支持不住。

——你怎麼樣呢？

——我帶着受傷的人到那個小樹林子裏去，牽制着他們。無論如何總能支持到晚上。你們在村莊裏一開始，我們就可以慢慢地退走。

——那只好這樣辦，別的出路是沒有的。——科羅特也夫說着眼望着楚普洛夫。

——你們進到村莊裏以後，——涅夫斯基說道——立刻就要捉拿蘇和夫和坡查洛夫：要打聽巴維爾的消息：若是他被打死了，那就算完了，若是還活着，那時候我趕到以後，再辦。

楚普洛夫因為疲乏，長吁一口氣，說道：

「考烏里巴斯這個東西，自然要他的狗命。把他打死以後，整個的區域就可以鬆快鬆快了。那我們就成這個區域的主人了。天快亮了，科羅特也夫，我們走吧！」

*

*

*

：從九月間，戰線就越過了劉巴文村，雖然在村莊跟前已沒有了砲聲轟鳴，住房已不發燒了，可是已經過不成平安的生活了。家家戶戶都感受到殘酷戰鬥的苦痛。

譬如說，一個人拿出了幾分郵票，也思索半天，想着要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用處呢？寫了

信，又無處寄。從口袋裏掏出來了一張公債票，就想起了，快到出彩的時候了。到鄉村蘇維埃去打聽一下麼？可是忽然可怕地打了一個冷戰想起來了，無論是鄉村蘇維埃，無論是中彩，無論是郵局，無論是兒子（他在遠方的紅軍中），一切都完了，全部生活都成空的了。到親戚家裏去看一看吧？可是，不能，這也是辦不到的，這也被禁止了。或許，聽一聽無線電吧？連無線電也沒有了。

這不是一條馬路麼，試問這條路通到何處呢？什麼地方也不通了。郵局也沒有了，空氣沈寂得如死氣圍一般，以前所有一切有生機的、活動的、現在都成了無生氣的，死沈沈的樣子了。

無論是學校，無論是鄉村商店，無論是俱樂部一概都沒有了。卽令是有一個拖拉機也好，可是現在連拖拉機也沒有了。無處可去，無事可作，無東西可想了。甚至日曆也沒有用處了，掛鐘也沒有用處了。因為沒有事情需要看時間了。一切都完了。終日就像游屍一般坐在空空的桌旁。這還成什麼世界呢，只有用坦克把它毀滅，把德寇的靈魂毀滅！

現在劉巴文村的人，——有很多的人也同他們一樣，——明白了他們在戰前是過着極幸福的生活。

這種生活會是廣大的、沸騰的、自由的生活，充滿着熾烈的火燄和興奮的熱情！先前有時候竟會想到，所有這一切又有什麼用處呢？有必要麼？又是展覽會，又是比賽，又是俱樂部裏演新劇！：這種想法是多麼糊塗呵！任何的戰爭也比在德寇統治下過和平生活好些。戰爭

呵，戰爭呵！現在只有打到死，打到最後勝利了！

有一天小孩子們從街上跑過來叫道：

——快打過來了！游擊隊來了！

——老天保佑他們吧！——坡查洛夫底母親走出門口說道。——你沒有看見我的那個下流東西麼？

——沒有看見你的兒子，德國人有很多受傷的和打死的。你看，把他們從那邊拉過來了。德寇的衛生隊員和受輕傷的兵士駕着雪車來到了村中。在六輛雪車上載着三十多個傷兵，有的躺着，有的坐着。許多已經死了，或是快要死了。

——老天保佑他們吧！——坡查洛夫底老母親想着游擊隊員們又重複着說道。老百姓都出來站在門外，或是隔着窗子向外看。

「開始了」——每個人都這樣想着，大家的心情都異常緊張，今天人人都像迎接游擊隊中自己親人到來一樣。

*

.

*

*

涅夫斯基留下的形跡是很廣大的，好像冰崖或山岩崩潰倒下來了的痕跡一般。追蹤這個運動並不困難。但是要停止這個運動就不容易了。

來代替維克涅爾的考烏里巴斯上尉，是波羅的海沿岸的德國人，他以前是俄國的地主，他知道，他是同何等堅強的人民相週旋的。他最後一次命令坡查洛夫和蘇和夫要用一切的方法偵

知涅夫斯基底計劃。最後，在拂曉的時候他們帶來了消息，說是游擊隊已分成三個支隊，大概是列成扇形展開進攻，在第三個支隊中，人數最少，受傷的涅夫斯基就在這一隊中。

上尉考烏里巴斯穿着一件由女人的狐皮大衣改造成的半身皮襖，同維克涅爾坐在離戰地約有五百米達遠的一棵松樹下。此刻坡查洛夫失魂喪魄的爬着來了。

上尉老爺！天知道，真是涅夫斯基！我親眼看見了他。他正在向河那邊的樹林中退走。

——維克涅爾，我真有運氣，——考烏里巴斯說道。——請你坐着我的汽車到司令部去吧。你的最後一天不要同我的第一天弄混亂了。

好吧，——維克涅爾站起來，垂頭喪氣地告別了。——真奇怪，他們竟敢白天幹起來了。

已經完全沈靜下去的槍聲，現在又響起來了並且愈響愈緊張了。

你認為，我現在在走，很方便麼？——維克涅爾扭轉身來問道。他沒有得到回答，就迅速向路上走去了，在路上停着一輛「米爾謝得斯」式的小汽車。

是的，自然是要走的，——他自言自語的說道。

那我把火箭給你們留下吧。在黑夜裏火箭是很好的。火箭能減少黑暗，安人心神。

考烏里巴斯沒有回答他。他一面用望遠鏡看着一面招手把蘇和夫和坡查洛夫叫到了自己跟前。

——你們爬到樹林的那一邊去，每十分鐘向我報告一次戰役的情形。你們向前走動要顯出臂上的袖章來。

他兩個都整理好臂上的卅字袖章，彎着腰從深雪中跑向樹林遠方邊上去了。

坡查洛夫跑着向蘇和夫問道：

——我們現在同巴維爾怎樣辦呢？

——有用處哩，——蘇和夫答道。

——不會因為他倒台麼？說是，我們藏了涅夫斯基的兒子？你想想看？

——不會倒台。

——蘇和夫，你要小心些才好！

——今天把老頭子結果了——那事情就更明白了。

——聽天由命吧，——坡查洛夫糊糊塗塗地答道，小心地爬過了倒下的樹木。

——這老頭子發瘋了，——他又補充說道：——你看，他竟連根掃除了！——他向道路那

邊努一努嘴，在那裏，「米爾謝得斯」式的小汽車下邊，那個剛要準備起身走的上尉維克涅爾摸着中了子彈的腿呻吟着叫喚。

——老頭子想作什麼呢，——蘇和夫也贊成了他的說法。——他自己獨當着打擊。他的兩個支隊不是去包剿後路去了麼？

*

*

*

三個星期以來游擊隊打了很多勝仗。他們離劉巴文村已經不遠了。考烏里巴斯的司令部就

在手邊。涅夫斯基不能不作最後的企圖來消滅這個司令部。但是他知道，他已陷入危險，大概是逃不出去了。

他帶着九個游擊隊員一面向樹林中一條小河那邊退却，一面想到：「出路是有的，出路就在科羅特也夫和楚普洛夫那裏。我只要能活到天黑就好了！」

他們冒着德寇的彈火，退過了這條小河。

在冰上菲多爾琴科夫陣亡了。涅夫斯基到河那邊剛一伏下，又中了第二次傷。子彈穿過了他的大腿，鑽到了膀骨裏。涅夫斯基的兩腿沉重得抬不起來了。

——完了！——他驚慌地想道，——現在完了。可惜，不是時候，不能把德寇牽制到晚上。

受傷的游擊隊員們都埋伏到小河那邊的樹林邊沿上去了。

德寇很小心的不慌不忙地前進着，一時一刻的延遲下去，這不能不使涅夫斯基心中歡喜。

此刻死亡已臨到了眼前，他仍不覺得死亡的危險。他已把生命置之度外，他的全副精神此刻都注意着這次分散的戰役，這個戰役已不是依靠着他，而是全靠着他去包圍村莊的科羅特也夫和楚普洛夫。涅夫斯基的心神都隨着他們去了，戰役的結局就是他惟一的命運。此刻他整個心神和智慧所貫注的，不是重傷，也不是死活，而只是戰鬥：

到了五點鐘左右，在東方霧騰騰地漸漸昏暗起來，在西方還顯着淡黃的光亮。灰白的星星一顆顆靜靜地掛在天空。不久以前還潔白光亮的雪地，漸漸蒙上了一條一條的深青淡藍的影

色，幻成了起伏的丘陵。深青淡藍影色的微波在潔白光滑的雪地上一閃一閃地浮沈動蕩着。

天將昏黑起來了，科羅特也夫和楚普洛夫就會乘着黑暗進攻到村莊中去。

黑夜已經到來了。德寇不敢冒險走近涅夫斯基支隊佔據着的樹林邊沿，懶散地零星瞞放着自動槍。

黑夜顯得特別長久，涅夫斯基如果不是由於兩次受傷，又衰弱又憤怒的話，那他就會滿意。「離天亮還遠得很，一切都以辦好」，他再三思慮着此刻科羅特也夫和楚普洛夫究竟到了什麼地方，他們的事情是否順利。還聽不見他們那方面槍響，可見他們還沒有被德寇發現，一切行動都是按照計劃發展着的。

布梁也夫叫了涅夫斯基一聲，他沒有立刻回答，於是拉着他的膀子小聲說道：「你凍僵了麼？」

——沒有，我不很冷——涅夫斯基答道。

——我聽見有人叫你，可是你不作聲，所以我恐怕，你是凍僵了。

——有誰叫我？

——德寇那邊，有人叫喚。大概是蘇和夫吧。你聽，又叫了一聲。

他們靜靜地細聽。

——喂，喂！涅夫斯基！——從遠方傳了來蘇和夫的喊聲。——繳械吧！

布梁也夫問道：「我們要回答他麼？」

——不，——涅夫斯基小聲答道。——爲什麼要暴露自己呢？讓他們找吧。

的確，蘇和夫和幾個德寇叫了以後，沒有聽到回答，他們就向樹林邊沿爬來了。布梁也夫用自動槍放了一小排子彈，他拉着涅夫斯基向旁邊躲開了十五六步，佔據了一個新的陣地。

只見前面雪地上有人掙扎着哼叫，那些向前爬進的寇兵黑影就停止不動了。

火箭，快拿火箭來！——蘇和夫在遠處叫了一聲。

布梁也夫說道：「唉，真是下賤東西！現在我們怎樣辦呢？」

涅夫斯基很鎮靜地回答道：「看一看是什麼火箭」。他覺得保護他們的黑暗，瞬息就要完了。

——布梁也夫，你快開槍，要一槍一個打死他們，不要打空。

——現在是沒有工夫打空的。——布梁也夫答道。

聽見河那邊有人說德國話（考烏里巴斯說道：「維克涅兒喜歡的火箭，到底是有用處的）。在沉靜沒黑的空中急速地昇起了一道橙黃色的短促的光亮，在空中一晃又急速落到旁邊了，接着又一個急速的昇起了。

很多的寇兵繞過光亮的地方，從四面爬着跑過來了。涅夫斯基最後還記得放了一槍，但是他弄不清楚這一槍究竟是布梁也夫放的，還是他自己放的，以後他就不能再射擊了。

許多火箭一齊放亮了。被火箭映得紅黃的雪地上現出一個人影，穿着帶血跡的白掩蔽外衣，孤獨地站在深雪裏，靠着一枝步槍，彷彿半個身子埋在雪中。

——那就是他！——坡查洛夫和蘇和夫一面叫着一面站下了。——千真萬真，這就是涅夫斯基！

考烏里巴斯命令道：『把他抓着帶到村莊裏去。燃着一所房子。把一切老百姓都趕到火光跟前，叫他們看一看』。他擦一擦他肥胖脖子上的汗珠，好像對於其他的一切都毫無興趣的樣子，轉回村莊裏去了。

涅夫斯基好像一座灰白銀像一般站着。一陣輕風肅肅地吹着他的掩蔽外衣上凍僵的衣褶。早晨會是雪白的外衣，現在已被鮮血染成殷紅色了。

在一兩點鐘之前他的臉上中了子彈流出鮮血，此刻他的滿臉上和鬍子上都凝結着斑斑條條的血跡，在鬍子上和外衣上都結着殷紅的冰珠。在他的睫毛和眉毛上貼着一層如鵝絨般的銀霜。可是他還在活着。他在這瞬息間只覺得昏昏沉沉。在他的眼前映演着一幅極美麗的俄國圖畫。他看見故鄉的廣大樹林的暢快的夏天，一條小溪悄悄地幽幽地流着，在河對岸輕黃碧綠的草地上，聽見有人幽揚地唱着自由的歌聲。

他沒有看見，唱歌的人。彷彿是在恍惚無人無影的空中響着思念故鄉的歌聲：『一切都會恢復起來，我們使一切都像青春時代重新繁茂起來』，他這樣幻想着。歌聲時近時遠地響着，活像人民的靈魂，在茫無邊際的森林上，在輕輕悄悄地流着的河水上，在蜜蜂嗡嗡飛翔的草地上，縹緲着歌唱，流露出浩浩蕩蕩的正氣，渺茫無涯的衷情。

『奪回我們的一切，把我們全部幽美的生活，我們整個的幸福都奪回來。凡是與我們故土

永遠不可分離的一切，是不會滅亡的。我們的歌曲，我們的靈魂是不會消滅的——我們同我們的故鄉也永不會滅亡的。」

歌聲繼續地唱着，宇宙靜默地傾聽着。還有他，涅夫斯基也在聽着。再沒有第三個人聽見。只有他兩個。此刻有人從四方八面跑到他跟前叫喊着，用閃動燈籠的光亮照着他，他微微地睜開了眼睛。

有五個寇兵抓住了他，把他拉走了。

在村莊盡頭有一座住房已經燃燒起來。寇兵拿着槍托趕着老百姓向火跟前走，他們禱告着，低聲地訴苦，一羣一羣地走到火光跟前。不願意去的人寇兵就以死相威嚇。

德寇把涅夫斯基拉到發火的房子比鄰的房牆跟前，使他靠牆壁站着。他好像向地下叩頭一般，慢慢地跪到了地下，他那血流滿面的額頭觸到了雪地上。

週圍的婦女們吱呀叫了一聲連忙畫着十字。

——不要吵鬧！搬起他的頭來，——一個德寇軍官命令道，——誰認得他是什麼人？快說！

坡查洛夫面色蒼白，嘴唇乾得青腫，從人叢中走到前邊，看一看涅夫斯基的臉，點頭說道：「沒有錯，這就是涅夫斯基」。

蘇和夫急忙跳出來，緊挨着坡查洛夫的腳後跟站着，脫下皮帽子，向德寇軍官深深鞠躬說道：「老天爺在上，——這的確是涅夫斯基！」

考烏里巴斯又問道：「誰還認得這個老頭子。誰認得他就出來說吧」。他不時地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咕咕囁囁地催着翻譯官叫他快些寫好村民會議認出著名涅夫斯基被擒的文件。

老百姓雖然有很多人認識涅夫斯基的面貌並且同他相識，可是都閉着嘴不作聲。

忽然在人羣後邊吵嚷起來了，有一個敞胸露懷的人推開嚇得發怔的婦女們，跳到了人叢的前面，原來是巴維爾。他的臉青得可怕，現出痛苦難堪的神氣。坡查洛夫和蘇和夫會把他圍在牛棚裏。當德寇同游擊隊作戰的時候，整天只剩下他一個人，他準備了逃出這個牛棚的出路。

——我認識涅夫斯基，——他說道。

——你認識麼？——考烏里巴斯驚慌的說道。——你是什麼人？

——我是他的兒子！——巴維爾向坡查洛夫和蘇和夫努一努嘴說道，——我藏在他們家裏了。

蘇和夫搶到前邊說道：「上尉老爺，不錯，這真是他的兒子！我們把他抓住，是要獻給你的，真是要獻給你的！」

——原來，原來是這樣呵！那好，你說吧，你看看：這是你的父親麼？——考烏里巴斯問道。

——我用不着看，——巴維爾如像醉漢一般毫無忌憚地說道。——不是，這不是我的父親。

老百姓喧嚷着，向前面一擁。

兄弟們，涅夫斯基逃走了！——巴維爾說道。

——啊，這個大大的混蛋！——軍官喘着嗓子說道。——喂，坡查洛夫，蘇和夫！這是誰的兒子？他在什麼地方藏着了？快說！

此刻巴維爾的整個心願已非常簡單明顯了，他平素的胆怯心理完全掃除淨盡了。熱烈的憤激，無上的勇氣，使他不能默然等待着死亡，他滿腔熱血沸騰，情願衝向死亡，向軍官回答道：「你，這個狗東西，我藏在他們家裏了！」。

蘇和夫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巴維爾，你不要胡說」。但是巴維爾把手一擺沒有理他。

——我們都是涅夫斯基的游擊隊員！——急中生計，興奮萬分地叫道，——坡查洛夫，蘇和夫和我，我們都是涅夫斯基的暗探，你這個德國傻子。涅夫斯基還要剝你的狗頭哩！」

巴維爾決定，現在要同蘇和夫和坡查洛夫下流算賬，因為他們叛賣了祖國，他就要殺掉他們，這個思想提高了他的自身人格，此刻假使德寇忽然會饒恕他，他就會心神慌亂不知怎樣辦好。

他瞪起眼睛看着蘇和夫，用勁勾一勾頭，叫他自己跟前來。

——巴維爾，你怎麼哩？——蘇和夫想打斷他的話，可是此刻寇兵已經緊緊抓住了蘇和夫的肩膀。

被皮帶綁起來的坡查洛夫絕望地看着眼前的事件。

考烏里巴斯喘着氣罵道：「哼，這些狗崽子！呵，這些大大的混蛋！……你們都是一樣的東

西，都是俄國的豬狗，——一律槍斃，槍斃！」

一個瘦長的德寇滿臉雀斑戴着眼鏡，很快地跑到坡查洛夫跟前，把他頭一扭，照着他的耳朵放了一槍。然後又走到蘇和夫跟前，看一看軍官的眼色，把蘇和夫也打死了；他跳過蘇和夫的屍體，又來到巴維爾面前。

老百姓都喧嚷起來。義憤齊發咳嗽大作要想找出一種共同的舉動，瞬息間就要爆發起來。此刻涅夫斯基慢慢地把滿結冰霜的眼睛微微一睜，看一看周圍的羣衆。大家都沉靜了。在他的眼光中除了緊張的等待以外。沒有任何的表情。當一個人靜聽什麼，或等待什麼的時候，就是這樣微微斜着眼睛向上望着。他沒有聽見他所渴望的音聲——科羅特也夫隊伍的槍聲，——他又看一看周圍的人們，看見了巴維爾的右手插在懷中昂首挺胸站着，他的矇矓沒有生機的眼珠裏發出了溫熱的光亮。

涅夫斯基的嘴唇微微一動：「好孩子，謝謝：我們一塊兒死吧：我們是一家人：要一塊兒死……」

他那暗淡含淚的眼睛忽然活動起來微微一滾。

在空中發出一種短促的響聲。在另一個地方游擊隊的自動槍聲如炒爆豆般地立即響了起來。第三排槍在更近的地方也隨着前兩排槍噠噠地響了。於是監視那些站在涅夫斯基周圍老百姓的德寇叫喚起來，推着羣衆，叫他們散去。

老百姓堅強地站着不動。

考烏里巴斯叫道：「一，二，三！這是最後一次！你說這是不是涅夫斯基？」並且拿着手槍對着巴維爾的鬚角。

——我已經說了，這不是他。

我們難道不認得涅夫斯基麼？——人叢中有人喊道。——軍官老爺，你看涅夫斯基在那裏，——一個人指着槍響的那方說道，槍聲從那邊越響越密，打成一片，逼近了村莊。

——涅夫斯基的人是殺不完的！——巴維爾仍然帶着快樂得意的聲音說道，當他剛想揚手時，那個瘦長的德寇一槍把他打倒地下了。考烏里巴斯帶着一羣兵士把羣衆推開跑到自己的房中去了。

巴維爾倒在他父親的膝下，好像睡去一般溫柔地抱着他父親的腳。一個人生平所應當完成的事業，他今天在臨死之前都完成了。他一生的功勞又迅速又簡單，可是巴維爾的生平也不是複雜的。巴維爾的身體哆嗦着漸漸地發涼了，他的手微微地顫動着，好像親熱地撫摸着他的父親。

他原是一個利己而胆小的少年。誰也不知道他會怎樣胡思亂想的要過什麼生活，現在却得出了另一種結果。他在父親的膝下躺着不愧爲忠孝的兒子，完成了忠勇志士就義之前所應盡的天職。他不惟自己就義，而且也沒有讓叛徒們偷生。他斬殺了罪所應得的叛徒，使他們與自己同歸於盡：

此刻游擊隊已打進了村莊。游擊隊的自動槍手已在住房後面射擊。

但是羣衆仍然站在涅夫斯基和他兒子跟前不肯散去。最後有一個人說道：

「我們爲什麼站着不動呢？：誰有被子拿來一條！：把他抬走好了！」

有一個人把一件皮襖鋪在雪地上。他們很小心地把他放在這件皮襖上面。有一個人拿起了燃燒着的火把，又有一個人又拿起第二個火把。

——抬到德寇軍官住的房子裏去吧！

——等一等槍不響了再抬吧！

——抬走吧，還等什麼！槍響並不是什麼新奇的事情。

：科羅特也夫踉蹌地跑到黑暗的門洞裏，在他後邊跟了一羣村中的小孩。

——他的情形怎樣？——科羅特也夫向一個婦女低聲問道。

——他的情形不好。流血太多了，——她們回答了一聲，並閃開，讓他走到床前來。

科羅特也夫急忙走到涅夫斯基跟前，看着他那沒有血色的臉，握着他的手，然後接近他的耳旁說道：

「涅夫斯基同志，你聽見沒有？：我們打勝了」。

涅夫斯基沒有回答，好像也沒有聽見他說話。但是他却用巨大的力量，把兩隻眼睛驟然睜開，清楚明白的看了科羅特也夫一眼。在他唇邊現出一縷美麗的微笑。

科羅特也夫很想久守一會看看他的面容並且追念他的生平以便使這最後的微笑，勝利者臨

終時最後的凱旋意志永久印在心中。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科羅特也夫用手摸一摸涅夫斯基的額頭，他的額頭已經發涼了。他緊握一握涅夫斯基的尚未僵硬而已發涼的手，就走出來了。

在門口站着很多人。

科羅特也夫老遠地問道：

——你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來爲涅夫斯基復仇的！

科羅特也夫脫了皮帽子，——他出了一頭汗——追問道：

——爲涅夫斯基復仇麼？：那好吧：可是要記着一件事情，需要拿出全部力量來。

——拿去吧！：若是需要性命，就把性命拿去吧。

——好得很。

*

*

*

在土窖裏，很久還沒有知道游擊隊所遭遇的不幸。他們等了很多天數沒有得到自己人的消息。娜達里在很多晚上都不能成眠，總是聽着，窗外的雪地上是否有響聲，外邊是否有熟人的聲音。

可是什麼人也沒有轉來。

娜達里直等得，對於此地的一切都厭煩了，她決定，不再等父親回來，就要同阿列克謝依

起程。

在新年的前夜，娜達里會開始大收拾起來。此時，阿列克謝依的身體已經很衰弱了。眼看，嚴寒的天氣使他削瘦乾枯下去。

娜達里決定自己往村裏去，找楚普洛夫的老婆要雪車和馬以便起程。

有一天傍晚，她剛一走出門來，聽見遠處有滑雪板的聲音。她立刻就藏起來了。她老遠就看見，這是瓦西里科夫！她叫了一聲。可是仍然把自動槍由肩上取下來，拖在手中。

他也開始托着自動槍走向前來。

——你來找我是好意麼？——她低聲問道。

——娜達里，事情不好。你的父親陣亡了。

娜達里戰慄的手輕輕地觸着一株松樹，彷彿是試試這株松樹能否支持得着她那沉重身體。然後臉靠到了粗裂的松樹皮上。

——科羅特也夫就在那一夜間襲擊了德寇。只遲了幾刻鐘，就出了這個禍事。可是，把德國鬼子都殺盡了，——瓦西里科夫興奮的說道。

在劉巴文集體農莊裏，立時就出來了十八個人當游擊隊員。他們都說：「我們要為涅夫斯基復仇！」人們都起來了。從葉科洛夫村中來了九個，從澳里金斯克村中來了十五個。

——你講，瓦西里科夫，你講：

——你知道，我們的人民是怎樣的人民：他們不輕易發動，可是一發動起來，就如排山倒

海一般，使敵人走頭無路，拔不出腳來。在我們村莊裏一聽說涅夫斯基陣亡的消息，大家都衆口一聲的叫道：「組織新的隊伍！」

——可是你：你說了什麼呢？

——我說，要等一等科羅特也夫。現在用什麼來武裝你們呢，給你們什麼吃呢，誰知道

呢！娜達里，你爲什麼這樣看我呢？

——沒有什麼。

——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呢？——瓦西里科夫問道。——我去送你和阿列克謝依，你放心吧。

娜達里知道了父親陣亡以後，她的感覺完全不是以前那樣了。她父親的一切精神和巴維爾臨死時所表現的精神，現在全結合到了她的心中。娜達里已下了決心，她戰慄着，澈底明白了，她完全成了另一個人。光榮的光輝照耀着她，現在她是全家最後的一個人了。建立動功的光輝照耀着她，她明天就要開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生活了。

娜達里氣忿忿地問道：

——往那裏去？現在怎能丟開父親往別處去呢？我怎能離開故鄉逃走呢？

——這有什麼關係呢：父親也救不活了，而你是有把握享幸福的。

——住嘴吧。我若是走了，你們怎樣活呢？一切儲藏的東西都在我手裏。

——這完全是對的。

——現在，一天也不能耽誤。你去把人招集到樺樹林中。在星期四招齊。現在要派人去

迎接科羅特也夫去。

——招人是很快的。可是用什麼武裝他們呢？

——有武裝。

——吃食呢？

——也有吃食。

——你不要着急，要仔細想一想。若是要走，我可以送你。怎麼樣？——一定了麼？

——我是同你在這裏說閒話的麼！——她如同父親那樣嚴厲地把槍機一拍。

——一定了！——她說了就向土窖走去了。

——那就是在星期四了？

——星期四。

——在上午招齊麼？

——在上午。

——狂風捲着雪粒，沙沙地蓋滿了樹林。風吹雪粒打在臉上，如像鈍針刺着一般，刺得如火燒一般的痛。可是她心中熱血更加沸騰，竟不覺得冷了。風雪如浪濤一般飛舞，越吹越烈，如像海洋中的暴風怒潮。

——「好吧，等一等吧：他是怎樣唱了歌詠波濤的曲子啊？」——她想起了在十月節前夜科羅特也夫唱歌的情形了。

——「大風呵，你儘量的吹吧！」不，不是這樣：他唱的還好：「風雪啊，你儘量的吹吧？」

把溫暖吹去，把我吹到自由之鄉去吧！』唉，又不是這樣；可是，總有那一天！那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那時我就要報復一切！』

娜達里一深一淺地踏着淹沒了小松樹的深雪堆，費盡力氣跑到了土窖跟前。看見阿列克謝依在門口站着。

——你都聽見了麼？——她胆怯地問道。

他沒有作聲，把她那凍僵的手握到自己滾熱的手中。

——娜達里，我是很知道你的！他激昂地說道。——你就是同一百人一齊唱歌，我也能立刻聽出你的聲音來。你就是同一百人一齊走路，我也能聽出你的步調來。我早就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阿列克謝依，你要知道，我不得不如此，——娜達里說着，彷彿是請求原諒她一個人單獨就這樣決定了他們共同的命運似的。——親愛的，你原諒我吧，我不得不這樣；全家人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阿列克謝依瞪眼望一望她，打斷了她的話。

——天氣很冷，你不要凍着了，——於是她簡單地說道。——進窖口去吧，進去吧。

她臨進窖口之前，又向周圍看了一眼。旋風捲着雪粒，猛烈地吹着，樹木嗚嗚的怒號，好像是要駭起來似的。在青灰色的天空中，巨大有力的紫星閃耀着漸漸的紅亮起來了。它們是怎樣的可怕呵。於是她舉起雙手，她的長勝的赤心向着故鄉的明星。

(完)

57
0-9=3